





的新加坡式標點符號分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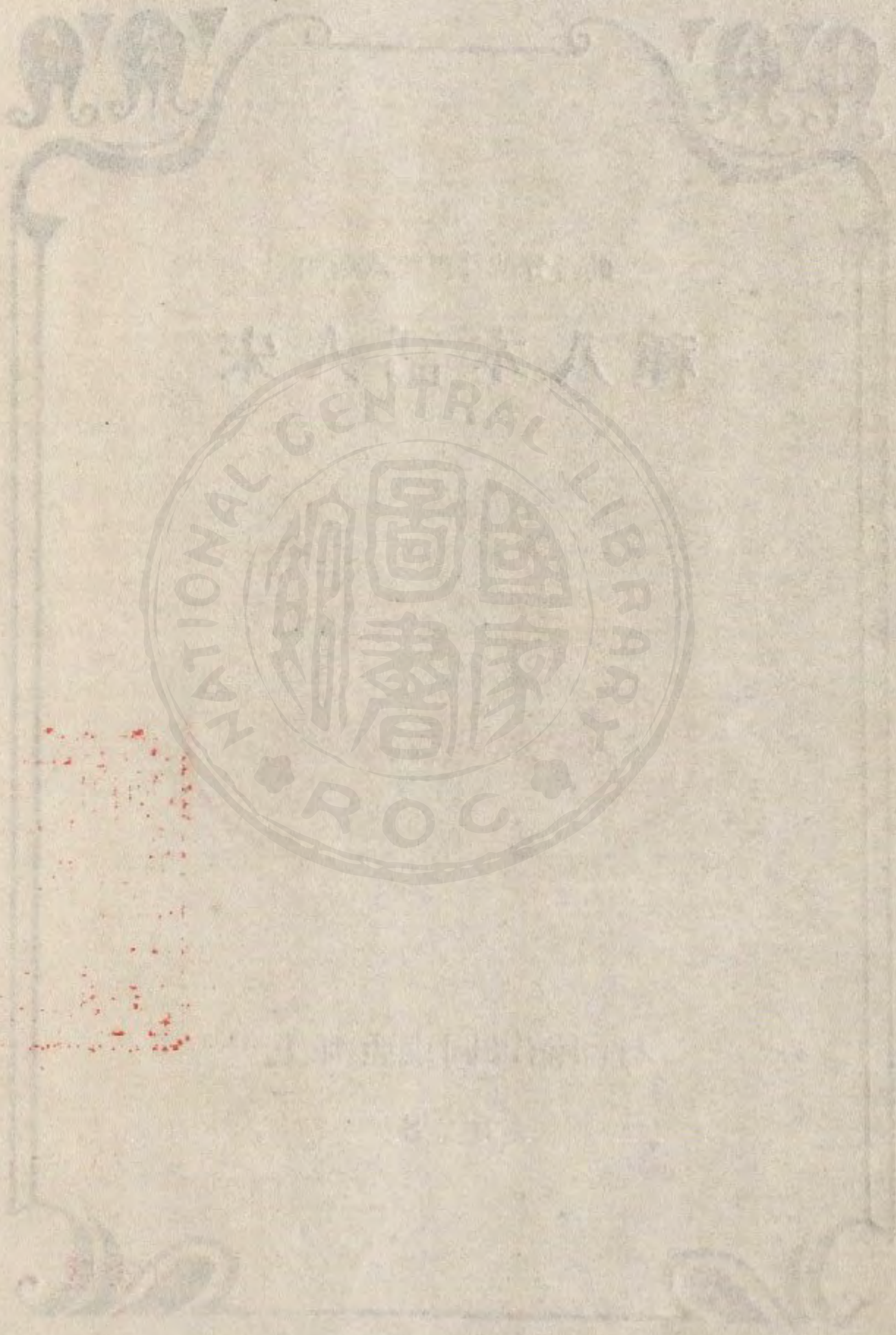
宋人話本八種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1928

00458



宋人話本八種序

錢曾的也是園書目的戲曲部有「宋人詞話」十二種，其目爲

燈花婆婆

風吹轎兒

馮玉梅團圓

種瓜張老

錯斬崔寧

簡帖和尚

紫羅蓋頭

小亭兒

李煥生五陣雨

女報冤

西湖三塔

小金錢

這十二種書很少人見過，見的人也瞧不起這種書，故也是園以後竟不見於記載了。

王國維先生作戲曲考原初稿（載國粹學報第五十期，與長風閣叢書內的定本不同）提及這十二種書，他說：

……其書雖不存，然云「詞」，則有曲；云「話」，則有白。其



胡適



題目或似套數，或似雜劇。要之，必與董解元絃索西廂相似。

後來王先生修改舊稿，分出一部分作為「曲錄」（長風閣本），也引這十二種詞話，他有跋云：

右十二種，錢曾也是園書目編入戲曲部，題曰「宋人詞話」。

遵王（錢曾）藏曲甚富，其言當有所據。且其題目與元劇體例不

同，而大似宋人官本雜劇段數，及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

目，則其為南宋人作無疑矣。（曲錄一，頁十五）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我作水滸傳後考，因為百二十回本水滸傳有一條發凡云：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

所以我疑心王國維先生的假設有錯誤。我說：

燈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滸的「致語」，大概未必有「曲」。錢曾

把這些作品歸在「宋人詞話」，「宋人」一層自然是錯的了，「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未必是曲。

故我以為這十二種詞話大概多是說書的引子，與詞曲無關。後來明朝的小說，如今古奇觀，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別的事作一個引子，大概這種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燈花婆婆一類的致語的進化了。
（胡適文存三，頁一八四）

我這段話也有得有失。
 (1)我不認這些詞話爲宋人作品，我錯了。
 (2)我說

「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這是對的。
 (3)我又以為這些詞話多是說書的引子，我又錯了。——當日我說這番話，也只是一種假設，全待後來的證據。但證據不久也就出來了。

第一是「燈花婆婆」的發現。
 民國十二年二月，我尋得龍子猶（即馮猶



龍的假名）改本的平妖傳，卷首的引子即是『燈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的發凡所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時記憶的錯誤。『燈花婆婆』的故事會做平妖傳的致語，而楊定見誤記爲水滸傳古本的致語。相傳平妖傳也是羅貫中做的，故楊氏有此誤記。

（謝無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裏也提及這篇引子，但謝先生的結論是錯誤的。）

而後來周亮工書影說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又是根據楊氏百二十回水滸傳發凡之說，因一誤而再誤。多年的疑團到此方才得着解決。

用作平妖傳的引子的，不是燈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個大要。全文既不可得見，這個節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這篇序的後面：作個附錄。

最重要的證據是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此事是繆荃孫先生（江東老蟬）的大功，在中國文學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國十一年的舊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廟買的煙畫東堂小品，始見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說七種。其中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兩種，見於也是園書

目。原刻有江東老蟬乙卯（民國四年）的短跋，其中記發見此書的緣起云：

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皮於天雨花，筆生花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

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

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舊

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

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後來金虜海陵王荒淫也被葉德輝先生刻出來了。故先後所出，共有八

種，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

碾玉觀音

第十一卷

菩薩蠻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

志誠張主管

第十四卷

拗相公

第十五卷

錯斬崔寧

第十六卷

馮玉梅團圓

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看這卷第，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多，但其餘的都不可見了。

江東老嫗的跋裏說『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刻本只有菩薩蠻一篇卷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圖章。菩薩蠻一篇也不見于也是園書目，可見這幾篇都是錢曾所藏，編書目時只有十二種，故其餘不見於書目。

我們看了這幾種小說，可以知道這些都是南宋的平話。馮玉梅篇說

『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先朝一個宰相』，又說『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這些都可證明這些小說產生的時代是在南宋。菩薩蠻篇與馮玉梅篇都稱『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紀之末了，故知這些小說的年代在十三世紀。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見年代。金主亮（後追廢爲海陵王）死于一一六〇年；

但書中提及金世宗的諡法，又說『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於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後二年。又書中說：

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號（一二三四——一二三六）；其時宋人與蒙古約好了同出兵伐金，遂滅金國。但四十年後，蒙古大舉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書之作，在端平以後，已近十三世紀的中葉了。

但海陵王荒在一篇中有一句話，初讀時，頗使我懷疑此書的年代。書中貴哥說：

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才是活寶。

這句話太像明朝人的口氣，使我很生疑心。緬甸不見於宋史外國諸傳，

但這却不能證明當時中國民間同緬甸沒有往來商業貿易。元史卷二百十

說：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七一）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奇

塔特托音等使緬，招諭其王內附。

其時宋朝尙未滅亡。這可見十三世紀的中國人同緬甸應該可以有交通關

係。又明史卷三一五說：

宋寧宗時（一一九五——一二二四），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

中國自此始。

此事不見于宋史寧宗本紀。寧宗本紀記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有真里富國貢

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記此事在慶元六年（一一〇〇）。真里富在真臘的

西南，不知卽是緬甸否。宋史記外國事，詳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故南宋

一代同外國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記緬甸通中國的話是有根據的，

那末，十三世紀中葉以後的小說提及緬甸，並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諭緬甸之年（一二七一），卽是意大利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東遊之年。中國與『西洋』的交通正開始。不過當時所謂『西洋

國』並不很『西』罷了。大概貴哥口中的『西洋』，不過是印度洋上的國家。

故我們可以不必懷疑這些小說的年代。這些小說的内部證據可以使我
們推定他們產生的年代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或中期以後。其
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一一八七）之前，最晚的也許
遠在蒙古滅金（一二三四）以後。

這些小說都是南宋時代說話人的話本，這大概是無疑的了。（參看魯迅

小說史略第十二篇。）

據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和吳自牧的夢梁錄等書所記，

南宋時代的說話人有四大派，各有話本：

(1) 小說

(2) 講史

(3) 傀儡 「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

(4) 影戲 「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說

「四家說話人」，與王國維先生和魯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專篇

論這個問題。）

大概「小說」一門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種子目：

(a) 煙粉靈怪傳奇。

(b) 說公案 「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

(c) 說鐵騎兒 「謂士馬金鼓之事。」

(d) 說經 「謂演說佛書。」

(e) 說參請 「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

我們現有的這八種話本，大概是小說和講史兩家的話本。

海陵王和拗相公

都應該屬於「講史」一類。

馮玉梅一卷介於「說公案」和「鐵騎兒」之

間。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和附錄的燈花婆婆）都是『靈怪傳奇』。錯斬崔寧一卷是『公案』的一種，開後來許多偵探小說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類）的先路。崔寧冤枉被殺，起於十五貫錢，後來『十五貫』也成了偵探小說的一個『母題』，如崑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貫，便是一例。菩薩蠻一卷雖不純粹是『說經』，却是很進步的『演說佛書』的小說。『說經』的初期只是用俗話來講經，例如敦煌殘卷中的法華俗文之類。後來稍進步了，便專趨重佛經裏一些最有小說趣味的幾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殘卷中的八相成道記、目蓮故事、維摩詰變文等。到了更進步的時期，便離開了佛書，直用俗世故事來演說佛教的義旨，菩薩蠻便是一例。這幾篇小說又可以使我們想見當時『說話人』的神氣，和說話的情形。

陸放翁有『小舟遊近村』的詩云：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

聽說蔡中郎。

這是鄉村的說話人。京城裏的說話人便闊的多了。他們有『書會』，有『雄辯社』（均見周密的武林舊事）。至少他們有個固定的說書場。他們自稱爲『說話的』（見菩薩蠻）。他們說一個故事，前面總有個引子，這個引子叫做『得勝頭迴』。本書錯斬崔寧一卷說：

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魯迅先生說這種話本的體製，

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頭迴

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待勝。

魯迅先生說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釋『得勝頭迴』，似不無可以討論之處。得勝令乃是曲調之名。本來說書人開講之前，聽衆未齊到，必須打鼓開場，得勝令當是常用的鼓調，得勝令又名得勝迴頭，轉爲得勝頭迴。後來說書人開講時，往往因聽衆未齊，須慢慢地說到正文，故或用詩詞，或用故事，也『權做個得勝頭迴』。碾玉觀音用詩詞做引子，西山一窟鬼連用十五首詞作引子，但錯斬崔寧使用魏進士的故事作引子，馮玉梅使用徐信夫妻團圓的故事作引子，這都是開場的『得勝頭迴』。

這個方法——用一個相同或相反的故事來引入一個要說的故事——後來差不多成了小說的公式。短篇的小說如今古奇觀，醉醒石等等都常常保存這種方式。長篇的小說也往往有這樣的引子。平妖傳的前面有短花婆婆的一段；水滸傳的前面有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一段。醒世姻緣更怪了，先敘晁家

的長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後，晁家的故事依舊繼續說完。後來清朝學者創作的小說如儒林外史，如紅樓夢，如鏡花緣，如老殘遊記，各有一篇引子。有時候，這種引子又叫做『楔子』，但這個名稱是不妥當的。元人的雜劇裏，往往在兩折之間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沒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這個引子的體裁可以指示中國小說演變的痕跡，還有別的證據可以使我們明白『章回小說』是出於這種話本的。本書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說：

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蹣蹣作怪的小說。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過六千字，那有『十數回』呢？大概當時說話的人隨時添枝添葉，把一個故事拉的很長，分做幾回說完，也有分做十數回的。西

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話，添幾個鬼也不嫌多，減掉幾個也不算短，故可以拉

長做『十數回』說完。但寫成話本時，許多添的枝節都被刪節了，故只剩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詩『高樓明月笙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的『回』字。說書的人說到了一個最緊要的關頭，——一個好漢綁上了殺場，午時三刻到了，劊子手舉起刀來正要砍下；或者一個美貌佳人落在強暴之手，聳身正要跳下萬丈懸崖，——在這種時刻，聽的人聚精會神，瞪着眼發急，——在這個時候，那說書先生忽然敲着鼓，『鏜，鏜，鏜』，他站起來，念兩句收場詩，拱拱手說，『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他說了這句話，收了鼓，收了攤，搖頭去了。這便叫做『一回書』。

本書的碾玉觀音分上下兩回，上回之末說崔寧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這一天崔寧到湘潭縣官宅裏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

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個

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正是全書的吃緊關頭，但說話人說到這裏，念了兩句收場詩，忽然停止了。『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說話人却遠遠地從劉兩府的一首詞說起，慢慢說到崔寧的東人郡王派了郭排軍送錢與劉兩府，路上遇着崔寧。這種分段法，和後來的小說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滸傳第八回之末寫林冲被綁在樹上，

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

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

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寫武松和庵裏那個先生相鬪，

兩個鬥到十數合，只聽得山嶺旁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

但見

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

畢竟兩個裏厮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我們拿這兩條例子來比碾玉觀音的分段之處，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說』是從這些短篇話本裏演變出來的了。

我有一天問汪原放先生道：『你看這幾篇小說之中，那一篇做的最好？』

原放說：『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罵王荊公的新法，要寫一位「拗

相公」，便捏造出一個故事來，處處寫新法害民，處處寫出一種天怒人怨的

空氣，同時處處寫一個執拗的王荆公，總算能達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說這篇最好。」

原放的話頗有見地。這八種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識階級中人所作，章法很有條理，內容正代表元祐黨人的後輩的見解，但作者又很有點剪裁的能力，單寫王安石罷相南歸時途中親身經歷的事，使讀者深深地感覺一種天怒人怨的空氣。

宣和遺事裏也有罵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無文學意味，比起這篇來，真是天懸地隔了。我們在今日也許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爲他辯護，但我們終不能否認南宋時代有這種反對他的輿論，也終不能否認這篇拗相公有點文學的趣味。

罵人罵的巧妙，便成一種藝術。此篇中寫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個老嫗的茅屋內借宿。第二天

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脚蠢婢，趕二豬出門外。

婢携糠糝，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

囉，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粥，粥，王安石來！」羣雞俱至。

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

「老人家何爲呼雞豕之名如此？」

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卽當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

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

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

錢。錢旣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業，蚕未成眠，便

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

豬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準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

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

爲拗相公：今世沒奈何他，后世得他變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

胸中之恨耳。』荆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

這個老嫗的政論固然是當日士大夫的議論，不見得一定代表民間的輿論，却也未必完全出於捏造。王荆公在幾年之中施行了許多新法，用意也許都很好，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縣官也許有好人，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擾民敲詐。在一個中古時代，想用干涉主義來治理一個大帝國，其中必不免有許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許很好，但國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的敢做敢為，自然可以欽敬；但當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對新法，也未必完全沒有事實上的根據。

拗相公一篇裏有許多毀謗王荆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後輩捏造出來的，讀者不可深信。如蘇老泉的辨奸論全是後人的偽作，曾經李紱和

蔡上翔證實了。又如荆公恍惚見兒子王雱在陰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橋上聞

杜宇而歎，如「誤吞魚餌」的故事，都是偽造的話。讀者若有興趣，當參

考李紱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此書原本不易得，有楊希閔

刻九家年譜中的節本）及梁啟超的王荊公。

以小說的結構看來，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種巧妙的政治

宣傳品，其實算不得「通俗小說」。從文學的觀點上看來，錯斬崔寧一篇

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這一篇是純粹說故事的小說，並且說的很細膩，

很有趣味，使人一氣讀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沒有一點神鬼迷信的不自然

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氣貫注到底。其中關係全篇布局的一段，寫的

最好，記敘和話對都好：

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

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

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

聲：『來了！』起身開了門。

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

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

『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

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

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

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

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

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

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

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

了。

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

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

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却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

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

去，拽上了門，却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

這。樣。細。膩。的。描。寫，漂。亮。的。對。話，便。是。白。話。散。文。學。正。式。成。立。的。紀。元。可以比上這一段的，還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說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貴哥定哥說風情的一大段。這三大段都代表那發達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話散文；五代史平話裏，宣和遺事裏，唐三藏取經裏，都沒有這樣發達完全的白話散文。

我從前曾很懷疑宋元兩代的白話文學發達的程度。在我的水滸傳考證

裏，我曾說：

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

我又說：

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文存

卷三，一一二）

我在那時這樣懷疑元代的白話文學，自然更懷疑宋代的白話文學了。

但我現在看了這幾種南宋話本，不能不承認南宋晚年（十三世紀）的說話人，已能用很發達的白話來做小說。他們的思想也許很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見解也許很錯誤（如拗相公），材料也許很雜亂（如海陵王荒淫，如宣和遺事），但

他。們。的。工。具。——活。的。語。言。——却。已。用。熟。了。；活。文。學。的。基。礎。已。打。好。了。；偉。大。的。小。說。快。產。生。了。

十七，九，十夜。

附錄

燈花婆婆

(節本)

生生化化本無涯，但是含情總一家。
不信精靈能變幻，旋風吹起活燈花。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澤地方有個劉真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搶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爲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不樂，害成一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

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上，吃了幾口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銀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個大燈花！』夫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落得眼前明亮，心上也覺爽快。』

養娘向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剔下紅燄。俄的燈花蕊兒落在桌上，就燈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左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娘笑道：『夫人，好耍子！燈花兒活了！』

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兒般大一個火球，滾下地來，咕的一響，如爆竹之聲。那燈花爆開，散作火星滿地，登時不見了。只見三尺來長一個老婆婆，向着夫人叫萬福：『老媳婦聞知夫人貴恙，有服仙藥在這裡，與夫人吃。』

那夫人初時也驚怕，聞他說出怎樣話來，認作神仙變現，反生歡喜。正是『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

當時吃了他藥，雖然病得痊可，後來這婆子纏住了夫人要做個親戚往來，抬着一乘四人轎，前呼後擁，時常來家咕噪，遣又遣他不去，慢又慢他不得。若有人一句話兒拗着他，他把手一招，其人便撲然倒地；不知甚麼法兒，血瀝瀝，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衆人苦苦哀求，他把心肝望空一撇，自然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下去，那死人便得甦醒；因此一件怕人。

劉諫議合家煩惱，私下遣人蹤跡他住處，却見他鑽入鴛鴦湖水底下去了。你想鴛鴦湖是甚麼樣水？那水底下怎立得家？必然是個妖怪。屢請法官書符念咒，都禁他不得，反吃了虧。

直待南林菴老僧請出一位揭諦尊神，布了天羅地網，遣神將擒來，現其本形，乃三尺長一個多年作怪的獼猴。

那揭諦名爲龍樹王菩薩。劉諫議平時供養這尊神道極其志誠，所以今日特來救護，斬妖絕患。詩曰：

人家切莫畜獼猴，野性奔馳不可收。

莫說燈花成怪異，尋常可（當作「叵」）耐是淫偷。



校 讀 後 記

我們整理舊小說的計劃分做兩個步趨：

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整理長篇小說；前幾年的大部分的精神大概都用在這第一步的工作上面。我們前後出版的長篇小說共有十餘種，如紅樓夢、儒

林外史、水滸傳……等，出版以來，總算得到了社會上一部分愛好文學的人的

同情和鼓勵，因此我們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去向前去做我們的第二步工作了。

我們的第二步工作是整理古短篇小說；宋人話本八種的出版便是我們第二步工作的開始。

我們標點這部書是拿庚申年（一九二〇）南陵徐刻煙畫東堂小品中的宋人小說殘本——京本通俗小說來做底本的。全書兩冊，共計七種。書用

連史紙印，每卷的首行和末行都有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字樣。每頁二十二行，每行十八字。行間都有直線，線都到頭，可作刻本之證。減筆字很多。但印刷很精緻。菩薩蠻一卷的篇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的圖書。西山一窟鬼一卷的篇末有『陶子粦棗』四字。

我們看了江東老蟬的短跋，知道徐刻本就是用影元人寫本來翻印的。

其外市上通行的還有兩種本子：一種是商務印書館的標點鉛印本，一種是最近有正書局的影印本。其實這兩種本子都是徐本。

以上三種本子，最可靠的，當然是徐刻本了，所以我們決計用他來做底本。但這個本子裏，免不了還有些錯字：在我們認為是硬錯不成問題的，我們就把他校改了；其他存疑未敢遽決的，只好等到將來能夠得到別種更好的參攷材料的時候再來校正了。

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是繆荃孫先生的大功，胡適之先生序中已經說得很

詳細。
繆先生在他翻刻此書的短跋中說：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大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

我們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就得到了徐刻本，那時我們就想用標點分段把他翻印出來；因想能夠得到別種本子參校，又想訪得了定州三怪和金主亮荒淫兩種也把他加入進去，然後付印，所以一直擱到現在才能出版。

我們實在很高興！

最近胡先生訪得了不易得到的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

一卷金虜海陵土荒淫一冊，就是繆先生跋中所說的金主亮荒淫一回。葉德

輝先生翻刻的。書的內封面的前半頁題『金虜海陵王荒淫』七字，後半頁

爲『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末有『己未孟冬照宋本刊』八字。書尾

有郎園的附記。胡先生要我們把他加入，並且把金史中海陵諸嬖傳也加入

作爲附錄。

我們先時以爲海陵王荒淫一篇不知『穢褻』到什麼地步，現在得見此本，我們覺得不過是作者盡量描寫金主亮的荒淫無度罷了，其中雖不無稍有穢褻之處，但與正史——金史——海陵諸嬖傳不相出入的地方很多。

胡先生說：『貴哥定哥說風情一段，與水滸傳王婆說風情在文學的藝術上有同等的價值。』我們聽了胡先生的話，再去看這一篇，覺得老輩的頭腦是很可笑的。

定州三怪一回，尙未尋得；但看了語絲（一一〇期）馬廉先生『關於白話短篇小說』『三言』『二拍』一文以後，使我們知道這一回是『三言』中有的。馬先生在他介紹警世通言的回目中有一段說：

『崔衙內白鷄招妖（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鷄。）——據

繆荃孫京本通俗小說跋云：尙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未刻，現

在知道就是這一篇。不過『州』字係『山』字之誤。』

我們急切得不到『三言』，真是缺憾！我們很希望將來能夠有機會把這一回也加進去。

我們遵依胡先生的主張，把『京本通俗小說』改名爲『宋人話本八種』。我們要把原名改做今名的理由，是要表明我們的本子不但多了金主亮荒淫一種，並且加入了一些與攷據有關的附錄。又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在胡先生的序中可以看得出來，我們不必在此多說了。

現在我們要把校讀這書的經過大略的說一下了。

A 我們認爲硬錯的地方，大膽把他校改了的：

(1) 菩薩蠻（頁四八，行三）『……結跏（跌）坐圓寂了……』

『跌』字當是『跌』字之誤。

(2) 西山一窟鬼（頁六五，行七）『……簾幕東風寒（斜）峭……』

『斜』字當是『料』字之誤。

(3) 又（頁六七，行九）『……老媳婦〔夫〕馬之年……』『夫』字當是『犬』字之誤。

(4) 又（頁八一，行十二）『……〔遊〕人乘鶴而去……』『遊人』當是『道人』之誤。

(5) 志誠張主管（頁八三，行二）『……爭如雲外指〔溟〕鴻……』『溟』字當作『冥』。

(6) 又（頁九七，行七）『……身上衣服不〔堪〕齊整……』『堪』字當是『甚』字之誤。

(7) 金虜海陵王荒淫（頁一九八，行十）『……小姨又強如阿〔姨〕……』『姨』字當是『姊』字之誤。

(8) 又（頁二一〇，行十一）『……吃不的背地裏另尋一個清雅〔文〕物……』『文』字當是『人』字之誤。

(9) 又(頁二一四，行二)『……他怎地小〔戲〕我……』『戲』字當是『覷』字之誤。

(10) 又(頁二一六，行十一)『……我這馬泊六穩穩地做成〔子〕……』『子』字當是『了』字之誤。

(11) 又(頁二二八，行三)『……貴哥〔拘〕不過……』『拘』字當是『拗』字之誤。

(12) 又(頁二四二，行三)『……遂納秉德弟〔糺里〕妻高氏……』『糺里』依金史改『紉里』。

(13) 又(頁二四三，行二)『……以其〔父〕撒速近侍局直宿……』『父』字當是『夫』字之誤。

(14) 又(頁二四七，一一)『……太后使〔桐桐〕請於海陵……』『桐桐』依金史改『梧桐』。

(15) 又（頁二五二，行五）『……汝之陽亦崛〔疆〕否……』『疆』字當是『疆』字之誤。

(16) 又（頁二五五，行一一）『……光軟如〔錦〕……』『錦』字當是『綿』字之誤。

(17) 又（頁二五七，行四）『……一瞧不再……』『瞧』字當是『醮』字之誤。

(18) 又（頁二五八，行二，三）『……命歸其〔襯〕於世宗。』世宗發〔襯〕視之……』『襯』字當是『襯』字之誤。

(19) 又（頁二五八，行七）『……人命如草〔管〕……』『管』字當是『菅』字之誤。

(20) 又（頁二五八，行七）『……〔君〕臣因萬民之嗟怨……』『君』字當是『羣』字之誤。

B存疑的字，我們未敢遽改的：

(1) 菩薩蠻（頁四六，行九）『……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

『料高』不解，疑有錯字。

(2) 西山一窟鬼（頁五五，行十一）『……寶月禪師曾有春詞，

寄柳梢青：「脈脈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

『脈脈春心』『難托離愁』兩句，『心』和『愁』都失韻，必

有錯誤。

萬樹——紅友——詞律中有秦少游的柳梢青一闋，略與此詞相同：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寒輕，風前香細，

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秋千，

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明人詩餘選中也有這一闋，題名春景，下註『此詞僧仲殊作，

非少游。』但署名爲秦少游。

按寶月禪師卽仲殊，有寶月集。

手邊無此書，一時無從查

改，只得暫照原文。

(3) 金虜海陵王荒淫（頁一八七，行十二）『……凡平日曾與

「出」者……』「出」字疑是「私」或「通」字之誤。

(4) 又（頁二二〇，行五）『……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搗摸

案……』「左邊」疑是「左右」或「兩邊」之誤。

(5) 又（頁二二四，行十一）『……「懷孺」令旨兵符來救那困圍

城的烈丈夫……』「懷孺」句不解，大概是原寫本的錯誤。

(6) 又（頁二四四，行五）『……前「日」戲之耳……』「日」

字疑是「言」字之誤。

(7) 又（頁二四六，行十二）『……「只」揉拉其腹……』「只」

字疑是『且』字之誤。

(8)又(頁二五五，行十) 『……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 『蛟』字疑是『蛟』字之誤。

除了上面列舉的許多例子，讀者諸君讀了去，如果看見有些字在「」這種符號裏面時，那是原文脫落了，據我們看來，非依別書校增不可的。

我們對於這個工作雖然自信是很小心謹慎的做去，但恐還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我們很誠意的希望讀者諸君的指教！

最後，我們還要謝謝胡先生在百忙中替我們做了一篇長序！

汪乃剛 十七，九，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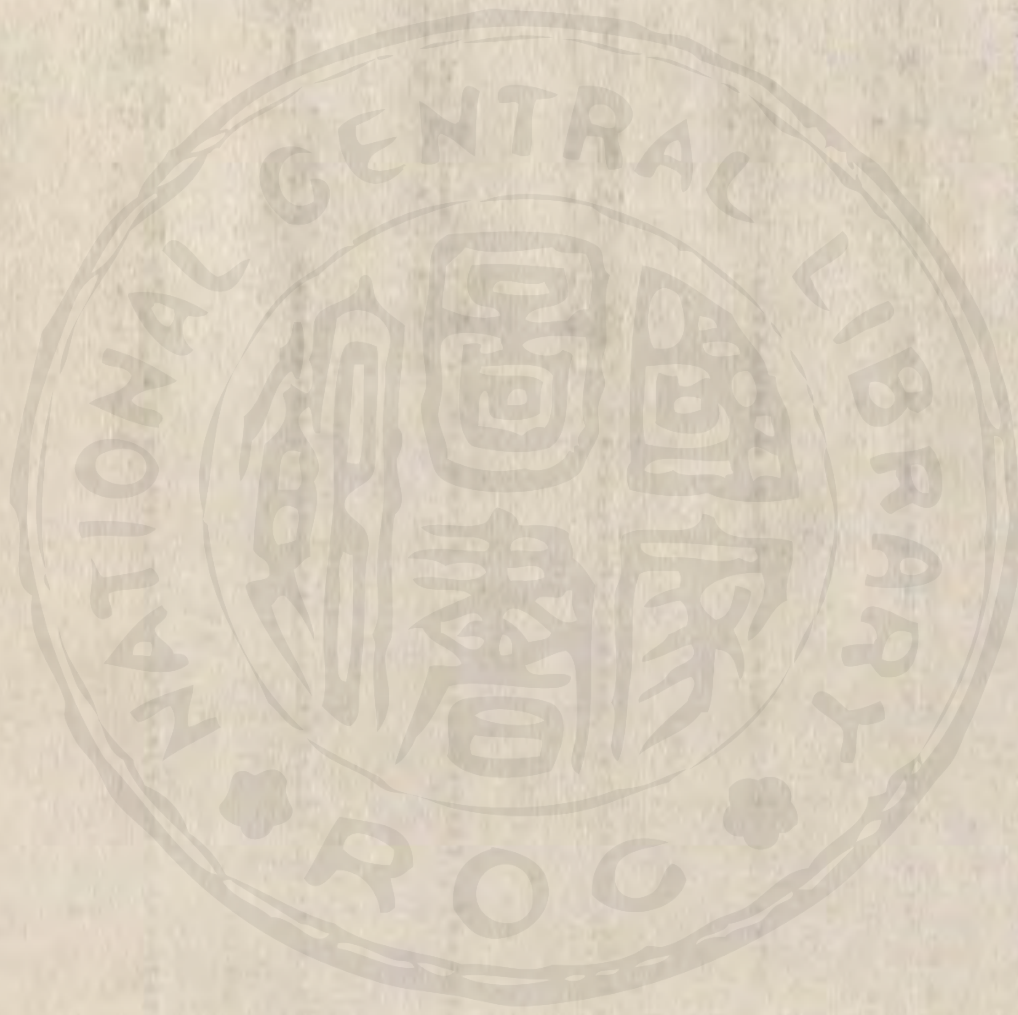
宋人話本八種目錄

碾玉觀音(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	一
菩薩蠻(同上第十一卷)	三一
西山一窟鬼(同上第十二卷)	五一
志誠張主管(同上第十三卷)	八三
拗相公(同上第十四卷)	一〇五
錯斬崔寧(同上第十五卷)	一三一
馮玉梅團圓(同上第十六卷)	一六三
江東老蟬跋.....	一八三
金虜海陵王荒淫(同上第二十一卷)	一八五

郎園跋一……………二六一

郎園跋二……………二六三

附錄 海陵諸嬖傳（金史卷六十三）……………二六五



宋人書本八書目錄

京本通俗小說

碾玉觀音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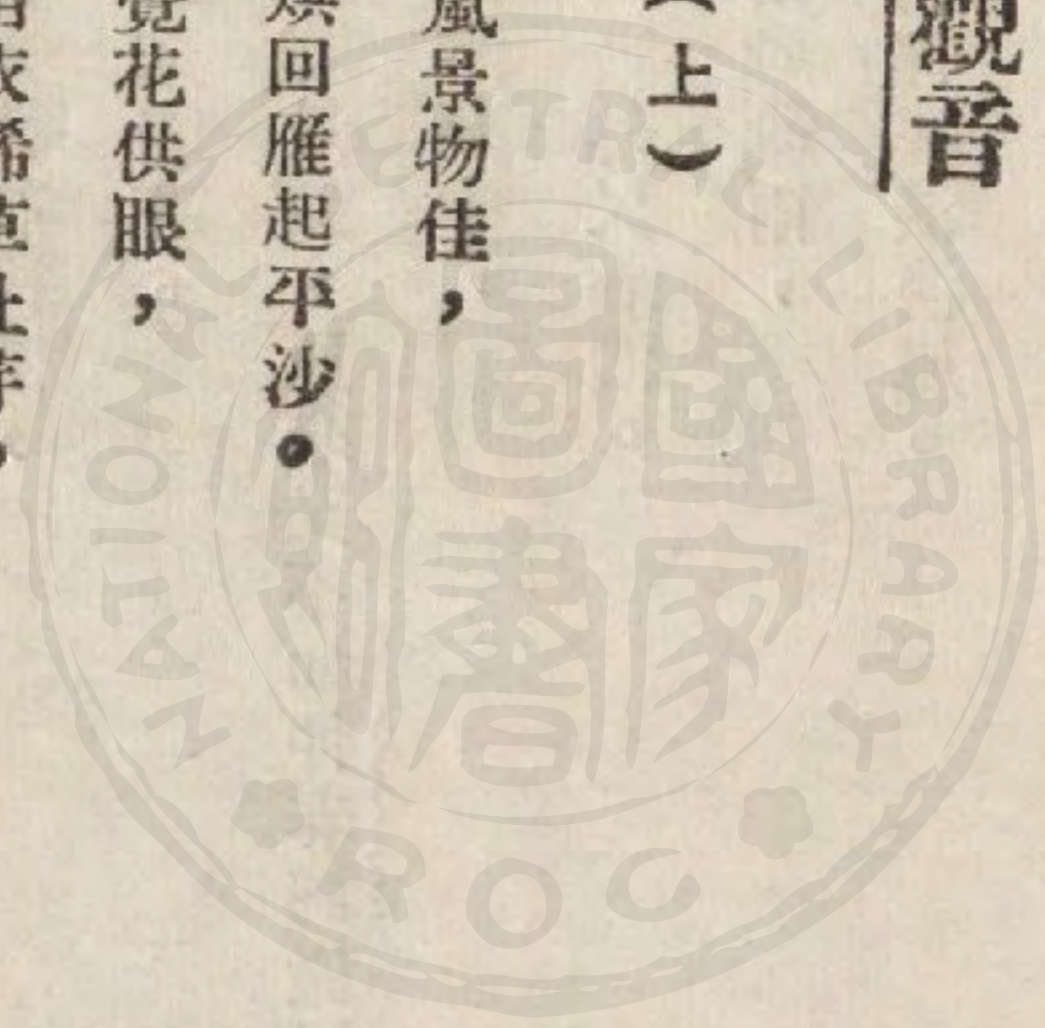
山色晴嵐景物佳，

煖烘回雁起平沙。

東郊漸覺花供眼，

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



未藏鴉，

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

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疎雨，

楊柳輕搖淡淡風。

*

浮畫舫，

躍青驄，

小橋門外綠陰籠。

行人不入神仙地，

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

時聽燕語透簾櫳。

小橋楊柳飄香絮，

山寺緋桃散落紅。

鶯漸老，

蝶西東，

春歸難覓恨無窮。

侵塔草色迷朝雨，

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

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卻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胡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

春宵何事老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尙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

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

紗窗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

歌罷綵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

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

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

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

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

只聽得橋下裱褙鋪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

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

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瓌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

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

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

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

『啓請婆婆過對門裱褙鋪裏請瓌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

兩個相揖了就坐。

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

虞候道：『無甚

事，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

待詔道：『正

是拙女；止有三口。』

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

待詔應道：『一十

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

待詔道：『老

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

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

子有甚本事？』

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

嬌女綺羅裳；

不做東君造化，

金針刺繡羣芳樣。

斜枝嫩葉包開蕊，

唯只欠馨香。

曾向園林深處，

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曾繡作。

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

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

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

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

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

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

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

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火；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敵不住。

六

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

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攔住火葫蘆；宋無

忌趕番赤騾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烟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

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

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

言自語，與崔寧打個胸厮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唱個

喏。

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

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個單身，

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

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

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

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

脚痛了，走不得。』寧崔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

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

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寧買

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兩朶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

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

只應得啫。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

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啫。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

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

崔寧道：「豈敢。」

秀秀道：「你如

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

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

我明日府裏去

說。」

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

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

秀秀道：

「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

當夜做了夫妻。

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

離不得飢餐

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

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

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

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

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

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

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

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

起身上路，徑取潭州。

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

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

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

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

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

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

見在潭州住。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

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

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

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

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

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

疏籬茅舍月光篩。

琉璃盞內茅柴酒，

白玉盤中簇豈梅。

休懊惱，

且開懷，

平生贏得笑顏開。

三千里地无知己，

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開在

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

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歡呼囉呢。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

如等閒，如今卻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

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

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

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

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

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

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看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卻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耐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

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聲喏，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燥，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說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聽說，道：『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

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其逃走。崔寧不得已，與他同走。只此是實。』

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

當下差人押送。

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抬着，

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

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

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

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

『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

崔寧道：『却是怎地好？』

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篦，遂便

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

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

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

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鄰舍。指道：「這一家便是。」

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鄰舍：『他老夫妻那裏去了？』鄰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

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

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

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

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

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

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

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

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

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

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

見！』

可煞事有鬪巧，方纔開得舖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抬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吃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

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无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

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

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

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喫他相問

得无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

『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

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崔寧開個碾玉

鋪，却見櫃身裏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

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是取笑

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

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

那漢也是合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直的轎

番抬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個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

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歧，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個一逕來到崔

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

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命取你則個。』

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

兩個轎番便抬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

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

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

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

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

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却不耐！』教人：

『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

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

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

來，道：『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

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

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相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尸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

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爲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四肢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脈盡總皆沉，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

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瓌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菩薩蠻

利名門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燭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温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于臨安府衆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

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蹭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

雇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

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

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裏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齊備。』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

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千人等，出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鐘擂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旁。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抬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

郡王閒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會生一孟嘗，晉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

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有何人能作得好詩？』長老覆：

『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

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

各莊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

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

侍者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香粽年年祭屈原，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

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

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

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

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

侍者答道：『小侍者温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

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衆，意欲抬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

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

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

今朝却把平生補。

重午一年期，

齋僧只待時。

主人恩義重，

兩載蒙恩寵。

清淨得爲僧，

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說：「這個和尚是温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樸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

綵絲剪就交絨索。

樽俎泛菖蒲，

年年五月初。

主人恩義重，

對景承歡寵。

何日玩山家，

葵蒿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

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

那新荷姐生

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擎象板，立於筵前，唱起遼梁之聲。

衆皆喝采。

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

可常執筆便

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

新詞唱徹歌聲利。

出口便清奇，

揚塵簸簸飛。

主人恩義重，

宴出紅粧寵。

便要賞新荷，

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

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

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

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

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

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

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

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

今年却向僧房守。

好事更多磨，

教人沒奈何！

主人恩義重，

知我心頭痛。

待要賞新荷，

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

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

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奸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

『可知道這禿驢詞內皆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相

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

寺拏可常和尚。

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

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

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

闖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鞞鞞牙鼓响，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東岳攝魂台。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

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

『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

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

荷勘問，一般供招。

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

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

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

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

來？內中必有蹊蹺。』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稟大惠長老同到府中

與可常討饒。

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

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辨。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開言：「覆恩王，此事日久自明。」

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后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稟長老說：「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奸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稟長老道：「「貧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

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

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差；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寧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

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蹺蹊，久后自明。』長老令人山后搭一草舍，教可常將息棒瘡，好了着他自回鄉去。

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有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奸，他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

都管有奸。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我自來供養你家，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

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躁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這般鬼話來圖賴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旁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

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

新荷見說，兩淚交流，乃言：

『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

至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時叫人拏來，却是

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

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

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有

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

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

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妄屈了

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饒你。』新荷

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

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

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

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寧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亦怕他翻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拏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新荷寧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

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

可常取紙墨筆來，寫

了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

爲僧重午，

得罪重午，

死時重午！

爲前生欠他債負，

若不當時承認，

又恐他人受苦。

今日事已分明，

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粧了可常，抬出山頂。

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

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后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

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黍斷緣絲索，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尚：

重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

角黍漫包金，菖蒲空切玉。

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

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辱。

目下事分明，唱徹陽關曲。

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

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

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

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

唳！

唱徹當時菩薩蠻，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生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并衆僧！只

因我

『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

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聾？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算來修德積陰功。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

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

流水飄香，

人漸遠，

難托春心脈脈。

恨別王孫，

牆陰目斷，

誰把青梅摘？

金鞍何處？

綠楊依舊南陌。

消散雲雨須臾，

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

燕語千般，

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

厚約深盟，

除非重見；

見了方端的。

而今無奈，

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名文述——所作。原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

柳下人家寒食。

鶯語匆匆花寂寂，

玉階春草溼。

*

閒凭熏籠無力，

心事有誰知得？

檀炷繞窗背壁，

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

李易安曾有暮春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胭脂顏色。

一年春事，

柳飛輕絮，

筍添新竹。

寂寞，

幽對小園嫩綠。

*

登臨未足，

悵遊子歸期促。

他年清夢千里，

猶到城陰溪曲。

應有凌波，

時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

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

多情胡蝶趁花飛，

流水飄香乳燕啼。

*

南浦魂銷春不管，

東陽衣減鏡先知，

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

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脈脈春心，

情人漸遠

難托離愁。

雨後寒輕，

風前香軟，

春在梨花。

*

行人倚棹天涯，

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秋千，

牆頭紅粉，

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牆陰目斷。』

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

斛珠：

傷春懷抱，

清明過後鶯花好。

勸君莫向愁人道，

又被香輪碾破青青草。

夜來風月連清曉，

牆陰日斷無人到。

恨別王孫愁多少？

猶賴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
晁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

雨濛鬆，

翠條柔弱花頭重。

春衫窄，

嬌無力，

記得當初，

共伊〔曾〕把青梅來摘。

*

都如夢，

何時共？

可憐敬損釵頭鳳！

關山隔，

暮雲碧，

燕子來也，

全然又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
綠楊依舊南陌。』

柳耆卿曾有春詞，寄

清平樂：

陰晴未定，

薄日烘雲影。

金鞍何處尋芳徑？

綠楊依舊南陌靜。

厭厭幾許春情，

可憐老去難成。

看取鑷殘霜鬢，

不隨芳草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

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

不向枝邊住。

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

消散須臾雲雨怨：

閒倚欄干見。

遠彈雙淚濕香紅，

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

魏夫人曾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

執手攀花，

袖染花梢露。

暗卜春心共花語。

爭尋雙朶爭先去。

多情因甚相辜負？

有輕拆輕離，

向誰分訴？

淚溼海棠花枝處，

東君空把奴吩咐。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

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

雲壓綠陰風乍定。

簾幕閒垂，

弄語千般燕子飛。

小樓深靜，

睡起殘粧猶未整。

夢不成歸，

淚滴斑斑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

秦少游曾有春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

空滿院落花飛絮。

巧燕呢喃向人語，

何曾解說伊家些子？

況是傷心緒，

念個人兒成睽阻。

一覺相思夢回處，

連宵雨；

更那堪，

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

黃魯直曾有春詞，寄搗

練子：

梅凋粉，

柳搖金，

微雨輕風斂陌塵。

厚約深盟何處訴？

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

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滴滴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

柳絲長，

草芽碧。

不覺星霜鬢「邊」白，

念時光堪惜！

*

蘭堂把酒思佳客

黛眉鬢，

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疏隔，

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歐陽永叔曾有詞寄

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

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

而今無奈寸腸思，

堆積千愁空懊惱。

*

旋煖金爐熏蘭澡，

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

繡被五更香睡好，

羅幃不覺紗窗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躑躅作怪的小說。

我且問你：這個秀才姓甚名誰？

却說紹興十年間，有個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

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

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道。撚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趨足。

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

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

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

「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

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

教授問：

「婆婆高壽？」

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

教授青年多

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

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

像三十以上人。」

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

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

個小娘子相伴。」

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腦。」

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牀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嘩噉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

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真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個

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舖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個從嫁，名喚錦兒。因他一牀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隣舍家裏住。」

兩個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個人從門首過去。

王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

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斷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

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

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個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

『我却有個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

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却是好也

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個官人，可知好哩！』

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諾先歸去。教

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個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

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個帖

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個帖子

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饒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

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

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個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彩，不知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

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首；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翳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

綴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迥出倫輩。有如

織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豔，

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

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一日，吳教授取

過那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鸞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

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

姐，我先起去。」來那灶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脖項上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吳教授是個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己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個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

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吩咐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閒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回，卻待出來，只見一個人看着吳教授唱個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個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

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

兩個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叫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個！』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醞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

兩個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個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夏閣。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鐙響；紅妝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岸，迤邐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

家裏墳直在西山駝獻嶺下。好座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個小小花園內，兩個入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醞，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院，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吃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駝獻嶺九里松路上妓第人家睡一夜。』

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裏，干賴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駝獻嶺來。

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

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個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兩個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個坐着，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厮，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厮出頭。』墓堆子裏漫應道：『阿公，小四來也。』

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獄子厮趕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個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

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棒響。

不多時，則見獄子驅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人來。兩個見了又走。嶺側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個把身軀抵着廟門，真個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個人聲喚

過去道：『打殺我也！』一個人道：『打脊魍魎！你這厮許了我人情又

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

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個在裏面顫做一團。吳

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

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敲門道：『開門則個。』兩個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

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

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個都不敢則聲。

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聽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作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個。」兩個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

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

兩個下得嶺來，尙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卻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個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鵲飛，下那嶺來。後面兩個婆子兀自慢慢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曾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飢。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個生人來衝一衝？

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個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個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豬肝赤肚帶，舊瞞襠褲，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

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尷尬，也是鬼了！我們走休。」

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

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個立在墓堆子上，嚇得兩個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麴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

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自死五個月有零了。」嚇得吳教授目睜口呆，罔知所措。

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個字道：「人心

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隣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吩咐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

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看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個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

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

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

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興妖，併

駝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個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小娘子，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盞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個嶺下開酒店的是害傷寒死的鬼。

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吩咐

吳教授把來埋在駝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

人乘鶴而去。

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

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於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辦道絕凡塵，衆魅如何敢觸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西山鬼窟早翻身。

志誠張主管

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爭如雲外指冥鴻？

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鬚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則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

人人都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后黑；惟有鬚鬚却是先黑后白。又

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格，

隨分好些春色，

沉醉戀花陌。

雖然年老心未老，

滿頭花壓巾帽側。

鬢如霜，

鬚似雪，

自嗟惻。

*

幾個相知勸我染，

幾個相知勸我摘。

染摘有何益？

當初怕成短命鬼，

如今已過中年客。

且留些，

粧晚景，

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踰六旬，鬚髮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事來？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一個開線舖的員外張士廉，年過六旬，

媽媽死後，子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貲財，用兩個主管營運。

張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醫世上鳳隻鸞孤，管宇宙單眠獨

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侍案金童，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

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得？教我怎地應他？』

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如何？』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

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

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撰；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偏你這幾根白鬚鬚是沙糖拌的！』李媒道：『我有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破綻些，失了主人之心，情願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的忒小；還愁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

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瞞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相合日，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話。

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三件，十萬貫房奩。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

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雁已畢，花燭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鞞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

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艷冶。何須楚峽雲飛過？便是蓬萊

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

皓白，暗暗的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中不樂。

過了月餘，只見一人相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送疏在此。』

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開疏看時，撲

簌簌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兩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

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

腰便添疼，眼便添淚，耳便添聾，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勉強應

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自出去。

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奩，却嫁一個白鬚老兒，好不

生煩惱！」身邊立着從嫁，道：「夫人，今日何不門外看看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

這張員外門首是胭脂絨線舖，兩壁裝着廚櫃，當中一個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鉤，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啓一點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傷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泰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

「李慶在此三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會？」李主管

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

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

夫人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

小夫人道：『主管少待。』

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遞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與你。這物件雖不值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收，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去持買賣。

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野煙四合，宿鳥歸林。佳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店。漁父

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幾文，人上欠幾文，都

簽押了。

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個在店中當值。其日卻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

門外是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閒坐半晌，安排歇宿。忽聽得有人

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你快開門，却說與

你。』

張主管開房門，那人踰將入來，閃身已在燈光背后。張主管看時，是

個婦人。張主管見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

那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

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

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

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

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

要緊的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撇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

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待李主管到了，將鋪

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

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卻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鋪裏去。

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

『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

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鋪中

沒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

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
他不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

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吃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

敢出笏；衣裳又不好變賣；不去營運，日往月來，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閒了經紀，如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

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着屋梁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梁上挂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栳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息，賣些胭脂絨線。』

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

『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

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招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

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

去看燈不妨，則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去纔好。』張勝道：

『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吃酒；第二

同去同回。』

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

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吃挨吃攪？不

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鰲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

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鰲山，今夜也放燈。』

兩個便復身回來，卻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

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

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二哥！只我先到屋裏，我娘

便不焦燥；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

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

夜，歇浪線舖，添許多煙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

外門前。張勝吃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

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嚇得目睜口呆，罔知

所措。

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

『開封府左軍巡院勘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

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兀自不知道因甚罪，則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

『你好大膽！來這裏看甚的？』張主管吃了一驚，拽開脚步便走。那

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嚇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變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

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后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

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

吃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

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甚齊

整，頭上鬢鬆，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飄，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

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

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

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

『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

員外因燒燬假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並

許多房產都封估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

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

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

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常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

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藏寺，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荳子，明光燦爛。張

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曾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奩盡被官

府籍沒了，則藏得這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

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思量猶恐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

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

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后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

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

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

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

特來見婆婆，望乞容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

家寒怠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

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穎來

貨賣，開起胭脂絨線舖，門前挂着花栲栳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

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怎見得？

清明何處不生煙？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哭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蠻語，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絲搖曳學飛仙。

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却待

入萬勝門，則聽得后面一人叫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

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看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

張勝看見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即時邀入酒店裏一個穩便閣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

「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

日，小夫人自在簾兒裏看街，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

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

則見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吃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

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奩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

要這一百單八顆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

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斷了。則

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

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

張勝沿路思量道：『好是惑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的說？』

張勝把適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聽得道：『却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

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討處，不見了小夫人。

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面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

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訖。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犯，將家私給還，仍舊開胭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會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

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始終難染正心人。

少年得似張主管，鬼禍人非兩不侵。



拗相公

得歲月，

延歲月；

得歡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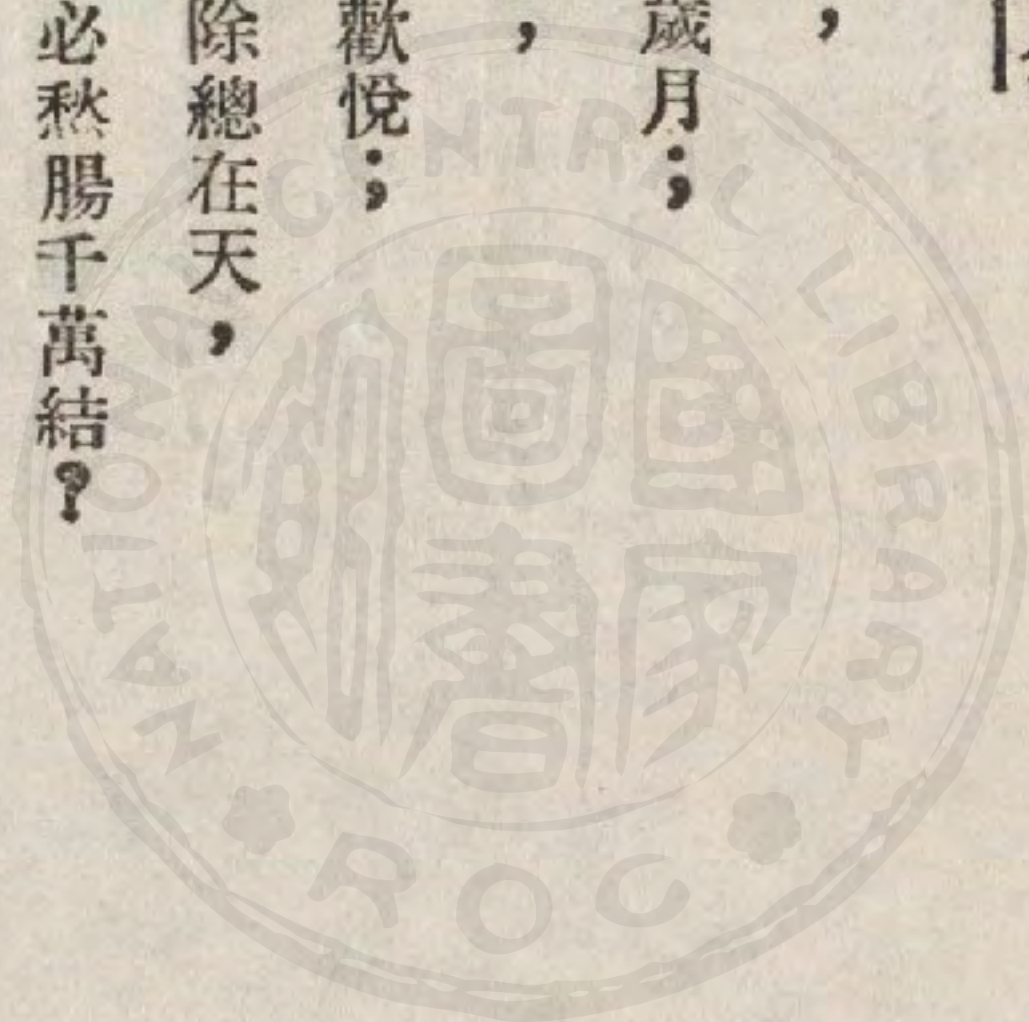
且歡悅；

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

放心寬，

莫量窄，



古今興廢言不徹。

金谷繁華眼底塵；

淮陰事業鋒頭血。

臨潼會上膽氣消；

丹陽縣裏簫聲絕。

時來弱草勝春花；

運去精金遜頑鐵。

逍遙快樂是便宜；

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澹飯足家常；

養得浮生一世拙。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第一句說周公。

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

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

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

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

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

以朝諸侯。

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

欺侮幼主，不久篡位。

成王疑之。

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

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

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

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

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卻不把好人當做惡人？

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酖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卻不是完全名節，一個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

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個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個好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

那位宰相是誰？

在那一個朝代？

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

年間，一個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

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

名臣文彥博歐陽修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

方及二旬，一舉成名。

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

轉任揚州僉判，每讀書

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

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

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汙，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

安石謝教，

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

只因前段好，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

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荆國

公。舉朝以爲皋陶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

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

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

在話下。

安石既爲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

件新法？

農田法。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均輸法。免役法。

市易法。保馬法。方田法。免行法。

專聽一個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為是，復倡為『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

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

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鬢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

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時，恍恍惚惚到一個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尙閉；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早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

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我宋以來，宰相解位，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

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

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託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

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泝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雖宰相，今已挂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

不足爲喜；言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攪事。」

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無話。

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

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

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

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個僮

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脚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

自家用錢雇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驚動官府；只自家雇賃便

了。」江居道：「若自家雇賃，須要投個主家。」

當下僮僕攜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

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

騾馬三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

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

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

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饑殍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

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

常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

「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

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

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個，要三個也不能夠；沒有

替換，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雇它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個叫驢。

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

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個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個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個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

日光尙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淨。荆

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

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興吃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

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字。荆公正欲瞻禮，尙未跨進殿楹，只見朱壁外面黏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儘爲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

曰：『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

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

這個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

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

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黏於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

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個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個叫驢都到了。荆公索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

約行四十餘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

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

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吃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吃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個坑廁，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覷個空，就左脚脫下一隻方鳥，將鳥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荆公復上肩輿而行。

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

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

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

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

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

道：「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

人們尊便。」

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

老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

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裏另坐。

老叟安排茶飯去了。

荆公看新粉壁上

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漫說自天成，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鶉刑非正道，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執拗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

須臾，老叟搬出飯來。

從人都飽餐。

荆公也略用了些，問老叟道：

『壁上詩，何人寫作？』

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俛

首尋思：『我曾辨帛勒爲鶉刑，及誤餐魚餌一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

府受楛事，我單對夫人說，並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

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

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

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

爲俱天？』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

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

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

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

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

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箠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

得安寢，棄產業，攜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

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

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實害民非淺！

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現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

江居等聽得客座中喧嚷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

『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

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奸賊，必手刃其頭，剗其心肝而食

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衆人皆吐舌縮項。

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

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驕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

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

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笑道：『沒有，沒有。』

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人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

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

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邸店，特來借

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

窄狹，放不下驕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

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騾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襤褸，鬢髮蓬鬆。草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牕間有字，攜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沾名銜氣豪，死猶虛僞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辭誑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覩，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

怨詞詈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詩，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

此二句詩意尤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

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

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爲福建子。

是夜，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啼泣，兩袖皆沾濕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腳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糠糝，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粥粥，粥粥，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

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爲呼雞豬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卽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旣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

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左右驚訝。

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

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患所致。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收拾起身。

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

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早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懇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斃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

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

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

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早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

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伺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

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梃，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

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

糧充飢。荆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

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

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

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隔，不能飲食，延及

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

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

有甚好言語分付？』

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

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

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

荆公請葉濤床頭相

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

益。王某一生枉費精力，欲言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

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

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

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敍及此也。」
 葉濤辭去。荆公忽
 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吾被鬼神誑讓如此，安能久於人

世乎！』不幾日，疾重，發讜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

日，嘔血數升而死。

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個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

至今世間人家，多有呼豬爲拗相公者。後人論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寧新法諫書多，執拗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個聰明介甫翁，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只合終身翰苑中。

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

所以古人云：『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

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沖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

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應取。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

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

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

除授京職，到差甚是華豔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取家眷入京。

書上先叙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

家人收拾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

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下了家書，管待酒飯，自回不題。

却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

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叙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番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

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

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家書一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是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懊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
了！

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

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他只為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兩三個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為着甚的？有詩為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

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

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

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后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

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

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

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

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

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

不好，如此落莫。再過幾時，定時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

那得有些些好處？ 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

卻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

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叙了寒溫。當日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裏歇宿。

直到天明，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

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

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賚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撰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卻不好麼？』

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

當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

劉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

「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喫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

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

卻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

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

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

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

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安罷了！』

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

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

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與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

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

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

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

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

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

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

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

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

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卻待掙扎起來，酒尙未醒，不覺又睡了去。

不想卻有一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卻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尙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脚後

卻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盡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卻是怎的計結！』

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

那人見劉官人手腳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

廚房裏，恰待聲張隣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極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

惟尙饗！

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命！』番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

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

卻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列；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

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

自昏黑，吃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踪跡。聲張起來，卻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

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旁。卻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

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卻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卻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願伏侍小娘子前去。』

兩個厮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脚不

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
有話說知。』

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蹣跚，都立住了脚。後邊兩個趕到跟前，見
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
却走往那裏去？』

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
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
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

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
錢已馱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
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爲一捉！
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

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掙我同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頭官司？』

當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

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

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

四個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來。

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

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氣！

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着。

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擲走回家來，見了女壻屍身，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

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脚後邊，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兒，便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却不知因甚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

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過？」

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

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謀殺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

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卻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後因依。」

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

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見，一闕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

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娶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賊證見在，伏乞相公明斷！』

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

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

貴，雖是個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

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

走到隣舍家裏借宿一宵，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隣

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

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

是典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况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

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

命。你却從實說來！」

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

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

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堆兒堆在

牀上。却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

通同謀殺？賊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

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輦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他親夫？今日同

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

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

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卻如何與他同行同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鄰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

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倒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

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副』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漫嘗黃蘗味，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

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鷲，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

閒話休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

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

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豬羊走屠宰之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去，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

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剪逕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搠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

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吃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

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

那人回噴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攬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夠吃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

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

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赴

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選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閒來追思既往，正會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一向不會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撞我，我却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時，我却那得與你厮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想不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門，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牀，脚後卻有一堆銅錢。便

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叫做「人急計生」，綽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寧，冤枉了他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

那大娘子聽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廝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思量起來，是我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說。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

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值陞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寧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

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問成死罪，奏過官裏。

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勘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旣係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

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子

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語須誠實，口舌從來是禍基！





馮玉梅團圓

簾捲水西樓，

一曲新腔唱打油。

宿雨眠雲年少夢，

休謳，

且盡生前酒一甌。

明日又登舟，

却指今宵是舊遊。

同是他鄉淪落客，

休愁，

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

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

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

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

正是：

劍氣分還合，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

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

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

一個，隨着衆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后喊聲振天，只道韃虜

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

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

武。

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衆，捨命奔走，但聞四

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

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飢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

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

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

『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

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

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脚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

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

在亂軍中，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

這店裏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

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謝道：「如此甚好。」

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飲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慇勤勤，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

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

又過數日，婦人脚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

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

建康城中居住。

日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

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

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

意。徐信甚以爲怪。

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忍氣尚未息，答應道：『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

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

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

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

『適纔婦人是誰？』

徐信道：『是荆妻。』

那漢道：『娶過幾年了？』

徐信道：『三年矣。』

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

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

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

失散，不意落於君手！』

徐信聞言，甚跼蹐不安，將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

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初不曉得是尊闖，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

徐信亦覺心中悽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聞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劉俊卿是也。』

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暗暗偷淚，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卻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個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屋居住。三個月后，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為

媒，嫁與劉俊卿。

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劉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來妻換夫，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高宗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馮，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

此時七閩之地，尙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見個荒年。此乃天數。

話中單說建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徧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

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

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

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

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鯁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

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

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凡事畏

縮，就他鯁兒的外號改做范盲鯁。是笑他無用的意思。

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游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馮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祇索赴任去了。

單說玉梅脚小伶俇，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玉梅啼啼哭

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玉梅自敍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

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爲眷屬，三生有幸。』玉梅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允許。

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爲。汝爲亦甚喜。希周送玉梅於公館，擇

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爲『鴛鴦寶鏡』，用爲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儒雅丰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爲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張浚吳

玠吳璘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蘄王韓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爲豈是韓公敵手？

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

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知馮公在福州爲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

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勅，遇有地方人才，聽馮填勅委用。韓公遂用

馮忠翊爲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

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玉梅向丈夫說道：「妾

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

拔，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也。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旣破，則

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

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

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擄

刎在此，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

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尙不絕

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倘有再生之日，

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

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

到紹興二年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

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

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玉梅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

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爲短命全貞鬼，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馮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玉梅。那玉梅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

父子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述了一

遍。馮提轄默然無語。

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馮提轄向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升賞，自不必說。

一日，馮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玉梅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馮公又道：『好人家的

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玉

梅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

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

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

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

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

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馮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

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馮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玉梅在後堂簾中竊窺，等馮公入

衙，問道：『適纔賈公牒來的何人？』馮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

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馮公大笑道：

『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姓賀，

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

笑？』玉梅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致令父女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玉梅又從簾下窺視，心

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

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鯁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之，必得其真情。」馮公應承了。

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

馮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

間，馮公問其鄉貫出身。

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

馮公道：「鯁

兒非足下別號乎？」

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

承信求馮公屏去左右，卽忙下跪，口稱死罪。

馮公用手挽扶道：「不

須如此。」

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

建炎

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飢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

後因

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

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

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

紹興五年，撥在岳少保部下，隨征

洞庭湖賊楊么。

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

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猷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爲前鋒，每戰當先，遂

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

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

馮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

中時，曾獲一官家女，納之爲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

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

子相依，止留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

馮公又問道：「足下與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

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馮公道：「此鏡尙在

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馮公道：「可借一觀。」

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中藏着寶鏡。馮

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

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馮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淚下，道：『足下所娶，即吾女也。』吾女現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馮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

過了數日，馮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即令女兒相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玉梅同過封州拜別馮公。馮公備下千金妝奩，差官護送。

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

後人評論范鰥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裏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一旦團圓鏡裏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總由陰德感皇天。



宋人平話卽章回小說。夢梁錄云：『說話有四家，以小說家爲最。』此事盛行於南北宋，特藏書家不甚重之；坊賈又改頭換面，輕易名目，遂至傳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禮居重刻宣和遺事，近則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話，爲天壤不易見之書。

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妝奩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皮於天雨花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尙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

而宋人詞話標題『詞』字，乃『評』字之訛耳。所引詩詞皆出宋人，雅韻欲流。並有可考者，如碾玉觀音一段，三鎮節度延安郡王指韓蘄士，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是劉琦，楊和王是楊沂中，官銜均不錯。尙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

不知其故。

歲在旃蒙單闕，江東老蟬跋。



金虜海陵王荒淫

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

他說：『流光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貧

戀色慾，自促其命？』

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

家，就是好色貪淫，只還心有餘而力不足。

若是貴爲帝土，富有四海，何

令不從？

何求不遂？

假如商惑妲己，周愛褒姒，漢嬖飛燕，唐溺楊妃：

他所寵者止於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大則喪身亡國；何況漁色不休，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綱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

信了。

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一本專說金主海陵庶人貪淫無道。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正元，也是三年；末次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被弒於瓜洲，大正帝卽位，追廢爲海陵土。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敷衍出一段話文，以爲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迪古，後改名亮，字元功，遼王宗幹第二子也。爲人善飾詐，慄心多猜忌，殘忍任數。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將軍，赴

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未幾，加龍虎衛上將軍，累遷尙書右丞，留汴京，領行臺尙書省事，後召入爲丞相。

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長子，己亦是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懷覬覦，專務立威以厭伏人心，後竟弑熙宗而篡其位。

心忌太宗諸子，恐爲後患，欲除去之，與秘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

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孫七

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

宗本已死，裕乃取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其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遍詔

天下。天下冤之。

蕭裕以誅宗本功爲尙書右丞，累遷至平章政事，專恣

威福，遂以謀逆賜死。

此是後話。

且說海陵初爲丞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侈心頓

萌，淫志蠱惑，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蕭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寵。凡

平日曾與出者，悉召入宮內，列之妃位。又廣求美色，不論同姓異姓，名

分尊卑，及有夫無夫，但心中所好，百計求淫，多有封爲妃嬪者。諸妃名號共有十二位，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大營宮殿以處妃嬪，土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絢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這俱不必題起。

且說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也。生而妖嬈嬌媚，嗜

酒跌宕。初未嫁時，見其父沒里野修合美女顫聲嬌，金鎗不倒丹，硫磺

箍，如意帶等春藥，不知其何所用，乃竊以問侍婢阿喜留可道：『此名何

物？何所用？而「郎罷困」急急治之。』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

男子與婦人交，不能久戰者，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問道：『何爲交

合？』阿喜留可道：『雞踏雄，犬交戀，即交合之狀也。』阿里虎道：

『交合有何妙處，而人爲之？』阿喜留可道：『初試之時，亦覺難當；試再試三，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哂笑不已，情若有不禁者，問道：

『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奴曾嘗此味來，故知。』

阿里虎嫁於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節，七歲，阿虎迭伏誅。阿里虎不

待閉喪，攜重節再醮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父所驗方修合春

藥，與南家晝夜官淫。重節熟觀其醜態，阿里虎恬不諱也。久之，南

家髓竭而死。南家父突葛速爲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蕩醜惡，莫能禁

止，因南家死，遂攜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與人接見。

阿里虎向聞海陵善鬪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得與之接歡。至是

沉鬱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京，乃自圖其貌，題詩於上。詩

曰：

阿里虎，阿里虎，

夷光毛嬙非其伍。

一旦夫死來南京，

突葛爬灰真喫苦。

有人救我出牢籠，

脫卻從前從後苦楚。

題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簪一枝，銀十兩，賄囑監守閹人送於海陵。

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一見此圖，不覺手舞足蹈，羨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速，欲娶之。突葛速不從。海陵故意揚言突葛速有新臺之

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只不放出。及篡位三

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納之宮中。阿里虎益嗜酒喜淫，海陵恨相

見之晚。數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

一日，阿虎迭女重節來朝。重節爲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

也，留宿宮中。海陵猝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顧盼，迥異諸女，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之，而虞阿里虎之沮；乃高張燈燭，令室中輝煌如晝，自傅淫藥，與阿里虎及諸侍嬪裸逐而淫，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聽，鑽穴隙窺之，神癡心醉，幾欲破戶趨前，羞縮自止。

海陵黜謫至四鼓方止。

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

獨重節咬指撫

心，倏起倏臥，席不得煖，只得和衣擁被，長嘆歪眠。忽聞阿里虎牀復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戶聲，重節不應，擊聲甚急。重節問爲誰。海陵捏作侍嬪取燈聲以促其開。重節強起，拔去

門拴，海陵突入，樓抱接唇。

重節欲脫身逃出，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

其股間，則單裙無裊，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

掩面，任其作爲，不虞創之特甚。爭奈海陵興發如狂，陽鉅如杵，略加點

破，腥紅濺於裙幅。重節於是時皺眉嚙齒，嬌聲顫作，幾不欲生，再三求

止。遂輕輕款款，若點水蜻蜓；止止行行，如貪花蝴蝶。盤桓一夜，諠浪千般，置阿里虎於不聞者，將一月矣。

阿里虎慾火高燒，情烟陡發，終日焦思，竟忘重節之未出宮也，命諸侍嬪偵察海陵之所之。一侍嬪曰：『帝待新人，撇却舊人矣。』阿里虎驚

問：『新人爲誰？幾時取入宮中？』侍嬪答道：『帝幸阿虎重節於昭華

宮，娘娘因何不知？』阿里虎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搥胸跌脚，詬罵重

節。侍嬪道：『娘娘與之爭鋒，恐惹笑恥。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

阿里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醮，恩義久絕，我怕誰笑話！我誓不與此

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嬪道：『重節少艾，帝得之勝百斛明

珠；娘娘齒長矣，自當甘拜下風，何必發怒？』

阿里虎聞誚，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捨，詎意來此淫種，奪我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方理粧，一嬪捧鳳釵於側，遂向前批其

頰，罵道：『老漢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固爲可恨；汝小小年紀，又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恥，便與老漢苟合，豈是有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老賤不知禮義，不識羞恥！明燭張燈，與諸嬪裸裎奪漢，求快于

心，我因來朝，踏此淫網，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賤只圖利己，不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言語不讓一句，扭做一團，結做一塊。衆多侍嬪從中勸釋。阿里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

一場，悶悶而坐。頃之，海陵來，見重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猶濕，便促膝近前，佞其臉問道：『汝有恁事如此煩惱？』重節沉吟不答。侍嬪道：『昭妃娘娘批貴人面頰，辱罵陛下，是以貴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道：『汝勿煩惱，我當別有處分！』

是日，阿里虎回宮，益嗜酒無賴，詆訾海陵不已。海陵遣人責讓之。

阿里虎恬無忌憚，暗以衣服遺前夫南家之子。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

歸我，突葛速之情猶未斷也？」由是寵衰。

海陵制：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子，給侍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憂愁抱病，夜不成眠，知其慾心熾也，乃托宮豎市牙觸器一具以進。阿里虎使勝哥試之，情若不足，與更有餘。嗣是與之同臥起，日夕不須與離。厨婢三娘者，不知其詳，密以告海陵道：「勝哥實是男子扮作女耳，給侍昭妃，非禮。」海陵曾幸勝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爲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筮三娘。

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榜殺之。

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想道：

「必三娘也。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偵之，果然。是月爲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徒單后又率諸妃嬪爲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服藥而亡。

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己，又見勝哥先死，亦絕粒不食，日夕焚香籲天，以

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陵乃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簪三娘者，因此不復幸昭華宮，出重節爲民間妻；後屢召幸，出入昭妃位焉。

柔妃彌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族中人無不奇之。年十歲，色益麗，人益奇，彌勒亦自謂異於衆人，每每怙驕誇詡。其母與鄰母善，時時迭爲賓主。鄰母之子哈密都盧，年十二歲，丰姿頗美，閒嘗與彌勒兒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於亂。

說話的！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曉得甚麼做作，祇無過是頑耍而已，怎麼就說個『亂』字？看官們有所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個儻，容易知事；況且這些騷撻子幹事不瞞着兒女，他們都看得慣熟了，故此小小年紀便弄出事來。

光陰荏苒，約摸有一年多光景，一日，也是合當敗露，彌勒正在房中洗

浴，忘記上了門門，恰好哈密都盧闖進房來。彌勒忙忙叫他回去，說：

『娘要來看添湯！』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在浴盆中，有如玉柱一

般，歡喜得了不得，偏要共盆洗浴。彌勒苦不肯容。

正在拘執喧鬧，其母突至，哈密都盧乘間逸去。母大怒，將彌勒痛箠戒訓，關防嚴密，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綢繆歡狎。

倏經天德二年，彌勒年已踰笄，海陵聞其美也，使禮部侍郎迪輦阿不取之於汴京。迪輦阿不者，華言蕭拱也，爲彌勒女兒擇特懶之夫。芳年美貌，頗識風情，一見彌勒，心神搖動，懼憚海陵，強自沮退。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慾火甚熾，見迪輦阿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他，只是船隻各居，難以通情達意。彌勒遂心生一計，詐言鬼魅相侵，夜半輒喊叫不止。相從諸婢無可奈何，只得請迪輦阿同舟共濟，果爾寂然。從婢實不察其隱衷也。於是眉目相調，情興如火，彼此俱不能遏。遇晚便同席

飲食，謔浪無所不至。所以不遽上手者，迪輦阿不謂彌勒真處子，恐點破其軀，海陵見罪故耳。

一晚，維舟傍岸，大雨傾盆，兩下正欲安眠，忽聞歌聲聒耳，迪輦阿不慮有穿窬，坐而聽之，乃岸上唱和山歌。云：

雨落沉沉不見天，八哥飛入畫堂前；

燕子無窠梁上宿，阿姨相伴姐夫眠。

迪輦阿不聽見此歌，歎道：『作此歌者明是譏誚下官，豈知下官並沒這樣事情。』諺云：『羊肉不吃得，空惹一身臊』也。

歎息未畢，又聞得窸窣似有人行。定睛一看，只見彌勒踉踉涼涼緩步

至牀前矣。迪輦阿不驚問：『貴人何所見而來？』彌勒道：『聞歌聲而

來。官人豈年高耳聾乎？』迪輦阿不道：『歌聲聒耳，下官正無以自

明。貴人何不安寢？』彌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白。』

迪輦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彌勒不覺面赤耳熱，假着迪輦阿不

道：『山歌原來如此！官人豈無意乎？』

迪輦阿不跪於牀前，告道：『下官心非木石，豈能無情？但懼主上聞

知，取罪不小。』

彌勒便摟抱他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瓜葛，不

比別人，到主上跟前，我自有一道理支吾，不必懼怕。』當下兩個興發如

狂，就在舟中成其雲雨。但見：

蜂忙蝶戀，弱態難支；水滲露滋，嬌聲細作。一個原是慣熟風

情，一個也曾略嘗滋味。慣熟風情的，到此夜盡呈伎倆；略嘗

滋味的，喜今番方稱情懷。一個道：大漢果勝似孩童。一個

道：小姨又強如阿姊。一個顧不得女身點破，一個顧不得王命

緊嚴。鴛鴦雲雨百年情，果然色膽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荏苒耽延，道出燕京。迪輦阿不父蕭仲恭爲燕京留

守，見彌勒面貌，知非處女，乃歎道：『上必以疑殺拱矣？』却不知拱之果有染也。

已而入宮，彌勒自揣事必敗露，惶悔無地。見海陵來，涕交頤下，戰

慄不敢迎。海陵淫興大作，遂列燭兩行，命侍嬪脫其衣而淫之。彌勒掩

飾不來，只得任其做作。海陵見非處女，大怒道：『迪輦阿不乃敢盜爾元

紅！可惱！可恨！』呼宮豎細綁彌勒，審鞫其詳。彌勒泣告道：

『妾十三歲時爲哈密都盧所淫，以至于是，與迪輦阿不實無干涉。』海陵

叱問：『哈密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海陵道：『哈密都

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海陵怒道：『十六歲小孩童，

豈能巨創汝耶？』彌勒泣告道：『賤妾死罪！實與迪輦阿不無干。』

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必哈密都盧取汝元紅，迪輦阿不乘機入彀也。』

彌勒頓首無言。即日遣出宮，致迪輦阿不於死。

彌勒出宮數月，海陵思之，復召入，封爲充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爲鞏國夫人。

越日，海陵詭以彌勒之命召迪輦阿不妻擇特懶入宮亂之，笑曰：「迪輦阿不善纏混水，朕亦淫其妻以報之。」進封彌勒爲柔妃，以擇特懶給侍本位，時行幸焉。

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定哥，姓唐姑氏。

眼橫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插

春山，似瑤池玉女。

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

海陵在汴京時，偶

於簾子下瞧見定哥美貌，不覺魄散魂飛，癡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個美婦人，倒落在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暗暗着人打聽是

誰家宅眷。探事人回覆：「是節度使烏帶之妻，極是好風月有情趣的人，

只是沒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多，止有一個貴哥是他得意丫鬢，常時使

用的。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

海陵就思量一個計策，差人去尋着烏帶家中時常走動的一個女待詔，叫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篋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待詔曉得海陵是個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勢，千推萬阻，不敢受這十兩銀子。

海陵道：「我賞你這幾兩銀子，自有用你處，你不要十分推辭。」女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婦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這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你若肯爲我做，日後我還有擡舉你處。」女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怎麼事？」

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麼？」女待詔答道：

「是節度使衙。」海陵道：「聞你常常在他家中篋頭，果然否？」女待

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小婦人篋頭。」海陵道：「他家中有一個丫鬚

叫做貴哥，你認得否？」女待詔道：「這個是夫人得意的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背地裏常常與小婦人東西，照顧着小婦人。」

海陵道：「夫人心性何如？」

女待詔道：「夫人端謹嚴厲，言笑不

苟。只是不知爲甚麼歡喜這貴哥，憑着十分惱怒，若是貴哥站在面前一勸，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內大小人都畏懼他。」

海陵道：「你與貴哥相好，我有一句話央你傳與貴哥去。」女待詔

道：「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骨麼？」海陵道：「不是。」女待詔道：

「莫非老爺的尊使們的親眷往來，老爺認得他麼？」海陵也說不是。女

待詔道：「莫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

詔道：「既然一些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怎麼話？」

海陵道：「我有寶環一雙，珠釧一對，央你轉送與貴哥，說是我送與他

的。你肯拿去麼？」女待詔道：「拿便小婦人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

遠親，又非近鄰，平素不相識，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小婦人如何答應？」

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

我用心委曲，不可亂事。」女待詔道：「分付得明白，婦人自有處置。」

海陵道：「我前日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裏，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故

此賞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通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偷寒送暖，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搭，婦人如何去做得！」

海陵怒道：「你這老虔婆！敢說三個不去麼！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

豬狗！」只這一句，嚇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抖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這件事必須從容緩款，性急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海

陵道：『我如今也不惱你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圓成這事，不可十分怠緩。』

女待詔唯唯連聲，跑到家中，算計了一夜，沒法入脚，只得早早起來梳洗完畢，就把寶環珠釧藏在身邊，一徑走到烏帶家中。向來熟的，當直不闌，走入內宅，迎門撞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得恁早？』

女待詔道：『有一個親眷，爲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來府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裏？我用得的麼？』女待詔

道：『正是你使用得的，你換了他的倒好。』貴哥道：『要幾貫錢？』拿與我看一看。』女待詔道：『到房中纔把與你看。』

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便向厨櫃裏搬些點心菓子請他吃，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雙寶環放在桌子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耀目。那環上層光，世所罕見。

貴哥一見，滿心歡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女待詔道：『他要二千兩一個，四千兩一雙。』貴哥舔舔道：『我只說幾貫錢的東西，我便兌得起；若說這許多銀子，莫說我沒有，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拿不出來，只好看看罷！』又道：『待我拿去與夫人瞧一瞧，也識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一句話與你說個明白，拿去不遲。』

貴哥道：『有話儘說，不必隱瞞。』女待詔道：『我承你常看顧，感恩不盡。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聽，你不要惱我，不要怪我。』

貴哥道：『你今日想是瘋了！你在府中走動多年，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說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你說，你說。』女待詔道：『這環兒是一個人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銀子；還有一雙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在桌子上。

貴哥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我從幼兒來在府中，

再不會出門去，又不曾與怎人相熟，爲何有人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飾與我！想是那個要央人做前程，你婆子在外邊指着老爺的名頭說騙他這些首飾；今日露出馬脚，恐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來府中說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般話，我就該死了。你將耳朵來，我悄悄說與你聽。」

貴哥道：「這裏再沒有人來聽的，你輕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這寶環珠釧不是別人送你的，是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見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尙書省事完顏迪古老爺央我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淨沒鬚鬚的俊官兒麼？」女待詔道：「正是那俊俏後生官兒。」

貴哥道：「這到希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往來，不過是人情體面上走動，既非府中族分親戚，又非通家兄弟，並不曾有杯酌往來；若說起我，一面也不會相見，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女待詔道：「說來果忒希

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我若輕輕說出來，連你也吃一個大驚。」

貴哥笑道：「果是怎麼事情？」

你須說個明白。」女待詔纔定了喘

息，低了聲音，附着貴哥耳朵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被他瞧見了，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進身的路頭。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此央我拿這寶環珠釧送與你，要你做個針兒將線引。你說希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

貴哥道：「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吃！」

忒差做夢了！夫人

好不兜搭性子，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妻，他若不喜歡時，等間不許他近身，怎麼完顏右丞做這個大春夢來！」女待詔道：「依你這般說，大事成不得了，我依先拿這環釧送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來絮聒。」

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回覆，恰看了這兩雙好環釧有些眼黃地黑，心下不割捨得還他，便對女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做「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少年媳婦，不曾經識事的，又不是頭生兒，爲何這般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裏有一鍬掘個井的道理？」女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有一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他這兩件首飾，倒得安靜。」

貴哥道：「說就是這般說，且把這環釧留在我這裏，待我慢慢地看戲個方便時節，躡探一個消息回話你。若有得一線的門路，我便將這物件送了

夫人，你對右丞說，另拏兩件送我，何如？」女待詔道：「這個使得。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緊差緊做，不可丟得冰洋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好去回復右丞。」說畢，叫聲「聒噪」，去了。貴哥便把這東西放在自己箱內，躊躇算計，不敢提起。

一夕晚，明月如晝，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個坐在那軒廊下，倚着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去站在那裏，細細地瞧他的面龐，果是生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眉目之間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個看月，也覺得淒涼，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更熱鬧有趣？」

定哥皺眉答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我獨自坐在月下，雖是孤另，還不辜負了這好月。若接這沒趣的腌臢濁物來舉杯邀月，可不被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

貴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蒙恩擡舉，却不曉得怎麼樣的人叫做趣人？怎麼樣的叫做俗人？」

定哥笑道：「你是也不曉得。我說與你聽：日後揀一個知趣的纔嫁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的污辱了身子！」

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

定哥道：『那人生得清標秀麗，倜儻脫洒，儒雅文墨，識重知輕，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醜陋鄙猥，粗濁蠢惡，取憎討厭，齷齪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裏不曾栽修得，如今嫁了這個濁物，那眼梢那裏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看月，倒還有些趣！』

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問夫人：比如小妮子不幸嫁了個俗丈夫，還好再尋個趣丈夫麼？』

定哥哈哈的笑了一聲，道：『這妮子倒說得有趣！世上婦人只有一個丈夫，那有兩個的理？這就是偷情不正氣的勾當了。』

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說有偷情之事，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

定哥道：『就是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

貴哥帶笑說道：『若是夫人包得小妮子嫁得個趣丈夫，又去偷什麼情？儻或像了夫人今日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吃不了的背地裏另尋一個清雅人物，知輕識重的，與他背地往來，也曉得人道之樂。終不然，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只管

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那見得那正氣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昭青史？」

定哥半晌不語，方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當

穩便。」貴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趁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個有些小做作，誰人敢說個「不」字？况且說話之間，何足爲慮？」

定哥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小妮子是夫人心

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定哥道：「你方纔所言，我非不

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就有此心，眼前也沒有一個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裏就看得一個人中意，也沒個人與我去傳消遞息，他怎麼到得這裏來？」貴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個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麼夫人說沒人敢去？」

定哥又迷迷的笑一聲，不答應他。

貴哥轉身就走。

定哥叫住他道：

『你往那裏去？』

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著了忙麼？

我不另來答應，

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

貴哥道：『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

貝，藏在房裏，要去拿來與夫人識一識寶。』

定哥道：『怎麼寶貝？』

那裏拾得來的？

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

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寶環珠釧，遞與定哥道：『夫人，這

兩件首飾好做的人家的聘禮麼？』

定哥拿在手裏看了一回，道：『這東西那裏來的？』

果是好得緊。

隨

你怎麼人家下聘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除非是皇親國戚駙馬公侯人家纔拿得

這樣東西出來。

你這妮子如何有在身邊，實實說與我聽。』

貴哥道：

『不敢瞞夫人說，這是一個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的聘禮。』

定哥笑道：『你這妮子真個害風了！』

我無男無女，又沒姑娘小叔，女

待詔來替那個做媒？」貴哥道：「他也不說男說女，也不說姑娘小叔，他

說的媒，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

媒？」貴哥道：「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定哥道：「難道

替侍女中那一個做媒不成？算來這些妮子一發消受不起了。」貴哥道：

「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只除是天上仙姬，瑤臺玉女，像得夫人這般

人物，纔有福受用他。」

定哥笑道：「據你這般說，我如今另尋一個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與女待

詔做個媒人，你這妮子做個從嫁罷？」貴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

成女侍詔，小妮子情愿從嫁夫人。」

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聲，把貴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

真害風，說出許多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體面？」貴

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亂道，真真實實那女待詔道，拿這禮物來聘夫人。」

定哥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勃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戶人家孤孀
嫠婦，他怎敢小覷我，把這樣沒根蒂的話來窩落我！明日對老爺說，着人
去拿他來拷打他一番，也出這一口氣！』貴哥道：『夫人且莫惱怒，待小
妮子悄悄地說出來，聞夫人一場好笑。俗語云：「不說不笑，不打不叫」。
只怕小妮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又叫。』

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大凡有事發怒，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況他今
日自家的言語唐突，怎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一腔
怒氣直走爪哇國去了。

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個甚尙書右丞打從俺府門
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生得嬌嬈美艷，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
點魂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的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湊巧兒遇
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
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也好收他這兩件環釧。况這個右丞

就是那完顏迪古，好不生得聰俊洒落，極是有福分的官兒，算來夫人也曾瞧見他來。」

定哥回嗔作喜道：「莫不是常來探望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麼？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這個人心性是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先生與人對坐着半日，從頭看到脚下，又相手摸腰，還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了，豈不是兩心相照？」

定哥道：「丫頭莫要嚷，我且問你：那女待詔怎麼樣對你說？你怎麼

樣回話那女待詔？」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一句說出來惹

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進吐出，團團圈圈，遠遠地說將來。我說：「老婆子，你不消多說了，一定是有那個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個馬泊六，何苦扯扯拽拽排佈這個大套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腳的笑起來，說道：「好個乖乖姐姐！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一猜就猜着！」被小妮

子照臉一口啐唾，罵他道：「老虔婆！老花娘！你自沒廉恥，被千人萬

人開了聰明孔，纔學得這篋頭生息！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狎頭便動的，那

個和你這虔婆取笑！」那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發惱，我不過是

趁口取笑你，難道你這般激烈索性的姐姐，身邊就肯添個影人兒？」小妮

子道：「你這般說，且饒你去，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我特

特爲着夫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麼？教我怎去了？你且把夫人平日的

性格說說我聽，我是劈面相，聞聲相，揣骨相，麻衣相，達磨相，一下裏就

知道他的心事了。」小妮子便道：「若問別樣心事，我實實不曾曉得；若

說我夫人，正色治家，嚴肅待衆，見我們一些笑容也是沒有的，誰敢在他跟

前把身子側立立兒？」那女待詔道：「若依這般說，就恭喜，賀喜，我這

馬泊六穩穩地做成了！」小妮子道：「你這般胡嘲亂講，若不惹得打下

截來，……」他道：「我是依着相書上相來的。」小妮子道：「相書上

那一本有如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好：『嬉嬉哈哈，不要惹他；臉兒狠狠，一問就肯。』」

定哥正啣着一口茶，聽見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老虔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來，打他幾個耳聒子纔饒他！」

說罷話時，鑪煙已盡，織女橫斜，漏下二鼓矣。貴哥伏侍定哥歸房安

置，就問道：「這兩件寶貝放在那裏好？」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飾箱內，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拾不題。

恰說貴哥見定哥這個光景，心中揣定是八九分穩的事，也安然眠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粧閣梳洗，貴哥站在那裏伏侍他，看見他的容顏好比每日歡喜的不了，便從旁插一嘴道：「夫人今日爲何不着人去叫那虔婆來打一頓？」定哥笑道：「不要急，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

小妮子粧急，實是氣那老虔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炎，惟忍水制。

你有些忒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一促一成；倘或夜長夢

多，這般一個標致人物，被人摸上了，那時便遲了。」定哥道：「他自標

致，要他做恁麼！」貴哥道：「不是小妮子多言，老爺常常不在家，夫人

獨自一個，頗是淒冷，小妮子又要溺尿，搗不得夫人的脚，待這標致人來替

夫人搗一搗，也強如冬天用「湯婆子」，夏天用「竹夫人」。」

定哥道：「丫頭多嘴！我不要你管！」貴哥道：「小妮子蒙夫人抬

舉，故替夫人耽憂，怎麼說個管着夫人？」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向身

邊蝕袋內摸出十兩一錠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賞賜你，拿去打一雙

鐲兒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我一場恩念。」貴哥叩

頭，接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絲爲定，萬金不移。」夫人既酬謝了媒婆，

媒婆卽着人去尋女侍詔，約那人晚上到府中來。」

定哥一口胡盧道：『黃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媒

婆？』貴哥道：『虔婆也是女兒身。難道女兒就做不得虔婆？』

定哥又笑道：『你說話真個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不熟，羞答答的，

怎好去約他？』貴哥道：『別的事怕羞，這事兒只有小妮子女待詔知道，

怕恁麼羞？俗語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兩羞，抽兩抽。只

顧羞，只顧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

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裏？』

兩個一遞一句，說得梳粧事畢，貴哥便走到廳上分付當直的：『去叫

女待詔來，夫人要篦頭絞面。』當直的道：『夫人又不出去燒香赴筵席，

爲何要絞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閒

事。』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發夾他絞一絞，省得養長

了拖着地。』貴哥啐了一聲，進裏面去了。

不移時，女待詔道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篋頭，只叫貴哥在傍伏侍，其餘女使，一個也不許到閣兒上來。

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篋箕一個個擺列在桌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梳，一個掠兒，四個篋箕，又有剔子，剔帚，一雙簪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蒲駿

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篋箕篋上兩三篋箕。

貴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詔

就知其意，口兒開科說道：『夫人頭垢氣色，及時主有喜事臨身。』貴哥便插嘴道：『應在幾時得喜？』女待詔道：『只在早晚之間，主有非常喜慶。』

定哥道：『朝廷沒有覃恩，我又不討封贈，有恁麼非常喜事？』女待

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

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

夫人恰是用不著的。你說恁麼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綠，喝五吆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

定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

「你今日來篋頭，還是來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小妮

子多嘴饒舌，你莫聽他。」貴哥便向女待詔瞧了一眼。女待詔道：「要

活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道：「夫人正用得着這活寶。」定

哥道：「還不噤聲！誰許你多說！」貴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口，我

且站遠些個說罷。」洋洋走過一邊。

定哥便道：「婆子，我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恁麼話對你說？」

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細細

告訴夫人。這個月那一日，夫人立在珠簾下邊瞧看那往來的人，恰好說的

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歎道：「天下怎麼有這等一個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不是我沒福？」

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

貴哥聽得，又走來插嘴道：「不是我沒福。」

那人沒福，是誰沒福？」女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

貴哥道：「怎麼是你沒福？」女待詔道：「若是夫人不會出閣，我去對那人說，做上一

頭媒，豈不撰那人百十兩媒錢？」

貴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子，只怕那人沒福受享着夫人。」

定哥道：「他派演天潢，官居右相，那裏少金釵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

女待詔道：「夫人乾淨識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裏不輕意看上那一個人，如何得沒福？」

一邊說，一邊篋頭。

他三個人說得火滾般熱，竟沒了一些避忌。這定哥歡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與女待詔道：「婆子今日篋得頭好，權賞你

這些東西，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纔附着定

哥耳朵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日去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

定哥面皮通紅，答應不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笑！今

日是一個黃道大吉日，諸樣順溜的；況且那人數日前就等你的回復，他心裏

好不急在那裏。你如今忙忙去約他晚上來，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東

海，怎麼說個明日？」定哥笑道：「痴丫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

怎麼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曾與那人相處，恰

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過。」定哥又冷笑了一聲，低頭弄着裙帶子。

女待詔道：「婆子如今去約那人，夫人把怎麼物件爲信？」貴哥將定

哥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遞與女待詔。那簪兒有何好處？

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狀若天生。頂

上嵌貓兒眼，閃一派光芒，衝霄輝日；口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

結，似舞如飛。常綰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今藏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這一件東西，明是個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貴哥把簪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這妮子好大膽，擅動我的首飾！』貴哥笑道：『小妮子頭一次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哥道：『饒你，饒你。』

女待詔歡天喜地接着簪兒出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裏面。女待詔便走到那裏，朝着海陵道：『老爺恭喜！老爺賀喜！』海

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惱你。你今日來賀恁麼喜？』女待詔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是一個檄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臨潼門寶尊周室的子胥，懷孺令旨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怎麼還說個「惱」字？』海陵欣欣然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卻是錯怪了

也。』

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陳說了一遍，纔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皇王令旨，大將兵符，一到即行，不許遲滯！』歡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鑽虱咬，皮燥骨輕，坐立不牢，道：『這事虧着你了；只是我怎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入脚？』女待詔道：『黃昏時候，老爺把幅巾籠了頭，穿上一件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從左角門進去，萬無一失！』

海陵笑道：『這婆子果然是智賽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了。』忙取銀二十兩賞他。

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哥的寶環珠釧，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爺今晚過去，須索另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環兒釧子，我還有兩對，比前日的更好，原留着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我晚上另帶這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個端正，後頭好常常來往。』

女待詔應允，去見定哥，把海陵的說話回復了一遍。定哥滿面堆下笑來，叫貴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早些來。』

女待詔一頭走，悄悄地对貴哥說：『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說晚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溫存撫惜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啐了一聲道：『好一個包前包後的馬泊六！』兩下散去。

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付前後關門，男婦各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歇息，不許東穿西走，只留貴哥一個在房伏侍。

不覺譙樓鼓响，遠寺鐘鳴，這海陵瞞了徒單夫人，一個從人也不帶着，獨自一個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詔在否？』只見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開門，看見海陵來，黑魃魃的獨自立在街上，便道：『請進來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什麼時候了，還說坐坐？』女待詔道：『譬如他那裏還不招架子。怎的這般性急？』海陵笑一聲，拽了手就走。

女待詔道：『放尊重些，不要連婆子也取笑。』

兩個提着這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輕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個丫鬟，也拿了一盞小紗燈兒，迎門相叫。

海陵走進門去，丫鬟便一地裏拴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

父，這個便是貴哥姐姐。』海陵聽了女待詔話，便千揖萬揖，謝了貴哥，

又在袖子裏取出兩雙環共釧與他，道：『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權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輕薄。』女待詔從旁攛掇道：『老爺仔細看一看，不要錯認

了。若論這般一個好姐姐，就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爲過。』海陵笑道：

『原蒙姐姐錯愛，纔敢唐突。若論小生這般人物，豈不辱沒了姐姐？』

女待詔道：『老爺不必過謙，姐姐不要害怕，你兩個何不先吃個合盃杯兒？』海陵道：『婆婆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裏，杯兒在那裏？』女待

詔攬着他兩個的頭道：『好個不聰明的老爺！杯兒就在嘴上，好酒就在嘴

裏，你兩個香噴噴美甜甜咬一個嘴，就是合盃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見不到此。」便撲着貴哥要與他做嘴。那貴哥扭頭捏頸，不肯順從，被海陵攔腰抱住，左湊右湊，貴哥拗不過，只得做了個肥嘴。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嘔嘔咬咬多時，還不放鬆。女待詔笑道：「姐姐，酒便少吃些，莫要貪杯吃醉了撒酒風。」海陵便照着女待詔肩胛上拍一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理論正事！」

三個人說說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盃盤羅列，珍羞

畢備，水陸兼陳，恰似會親見禮，男男女女門新粧；慶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前下拜，定哥慌忙答禮，分賓主坐下。女待詔道：「今日該坐床撒帳。你兩個又不是親家翁，如何對面坐着？」拖定哥過來坐在海陵一邊。貴哥嘻嘻地笑道：「你纔做媒婆，又做攙扶婆。」海陵道：「這個叫做一當兩，大家免思想。」他兩個並肩同坐，一遞一盃，席

前各叙相慕之意。女待詔坐在傍邊，左斟右勸。貴哥捧着酒壺，立在椅子背後，看他們調情門口，覺得臉上熱了又冷，冷了又熱。

約莫酒至半酣，女待詔道：『歡娛夜短，寂寞更長，早結同心，莫教錯過。』便收拾過酒肴几案，拽上了門關，自和貴哥去睡了。他兩個攜歸羅帳，各逞風流，解扣輕摹，卸衣交頸，說不盡百媚千嬌，魂飛魄蕩。正是：

春意滿身扶不起，一雙蝴蝶逐人來。

顛倒約有兩個更次，還像鰓膠一般，不肯放開。兩個狂得無度，方纔合眠安息。那女待詔也鼾鼾的睡着不醒。只有貴哥一個聽他們一會，又走起來睃他們一會，耳聞目擊這許多侮弄的光景，弄得沒情沒緒，輾轉無聊，眼也合不上。

看看譙樓上鐘鳴漏盡，畫角高吹，貴哥只得近前叫道：『鷄將鳴矣，請

早起身，以圖再會。」海陵從魂夢中爬起來，披衣就走。定哥也披了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他起來。

定哥分付貴哥：『好好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掌了燈，悄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了幾步，見側邊一間廂房，淨蕩蕩沒有人，便摟住貴哥求歡。

貴哥道：『夫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謝你的，定不作酸。』一頭說，一頭就抱在椅子上與貴哥行事。

原來貴哥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會到手。他只睃見定哥與海陵這般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疼痛，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卻又捨不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

卻說定哥見貴哥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別事，忙忙的潛踪躡足，立

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漫漫的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路關門，口裏喃喃的說道：『這樁事有甚好處，卻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頭說，一頭笑望房裏走，只道沒人聽見，不料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裏，轉身去關房門，纔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跌，羞得當不得。定哥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得好事，我都瞧見了。』貴哥道：『并不幹恁麼事。』定哥道：『你賴到那裏去！若是別一個，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那濁物；如今正要和他來往，難道到多你不成？只是你日後不要僭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安敢僭先！只望夫人饒恕。』說畢，大家歡歡喜喜，坐到天明不題。

從此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裏通宵作樂。貴哥和定哥兩個就像姊妹一般，毫無嫌忌。漸漸的侍女們也都知道，只是不敢管他的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

光陰似箭，約莫着往來有數個月，海陵是漁色的人，又尋着別個主兒去弄，有好一程不到定哥這裏。這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悽涼，埋

怨懊悔，叫貴哥着人去尋女待詔，要他寄個信兒與海陵，催他再來；那女待詔又病倒在床上，走來不得。定哥捺不住那春心鼓動，慾念牢登，過一日

有如一年；見了烏帶，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動心中煩惱。沒法計較，

家奴中有個閻乞兒，年不上二十歲，且是生得乾淨活脫，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湊着貴哥往娘家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個走

到廳前，只做叫閻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恩情好處？

一個是幽閨乍曠，一個是女色初侵。幽閨乍曠，有如餓虎擒

羊；女色初侵，好似蒼鷹逐兔。鴛鴦枕上，羅襪縱橫；翡翠衾

中，雲鬢散亂。定哥許多欲爲之興趣，此際方酬；乞兒一段塵

戰之精神，今宵畢露。惟願同心天地老，何妨暮暮與朝朝？

如此往來，非止一夜。一日，貴哥回來，看見定哥容顏不似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哥道：『那人何曾肯來？不是跳槽，決是奉命往他方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爲何今日纔回？』貴哥道：『夫人如何是想我？如何是怨我？』定哥道：『虧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

停不移時，定哥叫貴哥到房中要對他說些恁麼話，却又臉紅了不說出，半吞半吐的束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得問道：『夫人呼喚小妮子來，畢竟要分付些話，怎的又不開口？』

定哥嘆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來。及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怎麼今日這般含糊疑慮？』

定哥道：『我不好說得。我受了乞兒的虧。』 貴哥道：『乞兒不過

是抄化無賴的人，受了他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着當直的送到大理寺，明法打他一頓板子，重重的枷示他兩三個月，就出氣了。』 定哥道：『不是個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個是長便。』 貴哥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個乞兒？』

定哥道：『是家中的閻乞兒。』 貴哥道：『若是閻乞兒衝激了夫人，一發好懲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爺回來，着

着實實的打他幾百，趕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怎麼長便短便要計較得？』

定哥附着貴哥的耳朵道：『不是這般說話。數日前，我被閻乞兒強

姦了，不好對別個說得，只等你回來，和你商議一個長便。』 貴哥笑道：

『府中規矩，從來男子不許擅入中堂。便是那人來也有個女待詔做牽頭，小妮子做脚力，纔走得進來。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強姦夫人？真是夫

人受虧了，這狗才的膽不知怎麼這樣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間闖來的，是夜間闖來的？」

定哥的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羞慚滿面道：「不瞞你說，是夜裏進來的。」

貴哥笑道：「據夫人說來，是和姦，不是強姦了。不要說乞兒有罪，連夫人也有罪了。」

定哥道：「我睡着在床上，不知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騙了。」

貴哥笑道：「這狗才倒是個啄木鳥！」

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個啄木鳥？」

貴哥道：「小妮子聞得那啄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畫了幾畫，搖了幾搖，那樹木裏頭的蠹蟲兒自然鑽出來等這鳥兒吃。夫人的房門謹謹拴上的，房內又有侍妾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門上畫得幾畫，搖得幾搖，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豈不是個啄木鳥？」

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了！我實實與你說：那人許久不

來，我心裏着實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沒有一個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兒。你如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

貴哥道：「蕭何律法，和姦也合杖。聞夫人這說話，正合着律法，但憑夫人自家裁處。只怕那蟲兒不肯躲，又要鑽出來湊着他。」

兩個正在說話，當值的報說烏帶回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

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心中却捨不得斷絕乞兒，依先暗暗地趕着空兒幹事，只不敢通宵作樂。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參破他。婢中有個小底藥思奴，一日撞遇定哥和乞兒在軒廊下說話，跑來告訴貴哥。貴哥叮囑他，叫他不要多管，惹夫人責罰。故此小底藥師奴也不對人說。

乞兒常常來撩撥貴哥，要圖貴哥打做一家。

貴哥只是不理他。一

日，乞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攆了，被貴哥罵道：『還不知死活，又來撩我！』我說出來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葬身之地！』那乞兒吃了這一場搶白，暗暗對定哥說，纔絕了這個念頭，再不敢來挑弄貴哥。

後來海陵卽了大位，烏帶還做崇義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宮太后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

起昔日的情意，因貴哥傳話定哥道：『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當以汝爲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笑道：『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更爲此事以貽兒女羞？』蓋與閻乞兒相得，不忍捨之也。

海陵聞其言，又使人對定哥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爲辭，說彼常侍其父，無隙可乘。海陵卽召烏答補爲符寶祇候。定哥與貴哥商議道：『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酒醉，令

家奴葛魯葛溫縊殺烏帶。時天德三年七月也。

烏帶死，海陵僞爲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定哥將行，貴哥爲從。小底藥師奴謔之曰：『夫人行矣，閻乞兒何以爲情？』定哥懼其洩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與閻乞兒私事。

定哥入宮，海陵册爲娘子。貞元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閻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侍本位。

後海陵嬖倖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佯爲不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與乞兒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

定哥欲以計納乞兒進宮，惟恐閹者察其隱，乃先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閹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閹者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閹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聞之。』閹者惶懼甘死罪，請後不敢再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閹者果不敢復索。

乞兒入宮十餘日，定哥得恣情歡謔，喜出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雜諸侍婢，抵暮混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縊死定哥，搜捕乞兒及比丘尼，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小底藥師奴以匿定哥姦事，杖百五十，後亦賜死。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納之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必

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

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諒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石哥

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之。

一日，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卿還思此人否？』

文答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微臣豈敢再萌邪思？』

海陵大喜道：『卿爲人大忠厚。』乃以迪輦阿不之妻擇特懶侍之，使爲夫

婦。及定哥縊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昭儀，正隆元年

封柔妃，二年進封麗妃。

昭媛察八者，姓耶律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

封爲昭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嬪御甚多，每以新歡間阻舊

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實戀戀堂古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鶴鶉袋

子數枚，題詩一首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閒，思君欲見淚闌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禍及己，謁告往河間驛。無何，事覺，海陵召問之，

堂古帶以實聞。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思汝者。吾爲汝結來生

緣。』乃登寶昌樓，手刃察八，墮樓下死；諸后妃股慄莫能仰視，并誅侍

女之遺軟金鷓鴣袋者。

海陵殺諸宗室，擇其婦女之美者，皆欲納之宮中，乃諷宰相道：『朕嗣

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徒單貞以告蕭

裕。蕭裕道：『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紛，奈何復爲此耶？』徒單貞以

其語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蕭裕，

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對裕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

之，禍將及矣。』蕭裕道：『必不肯已，惟上擇一人納之。』徒單貞道：

『必須公等白之。』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納秉德弟札里妻高氏，宗

本子莎曾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又納叔曹國王子宗敏妻阿懶

于宮中，正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懶出

宮，而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邪瓦魯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

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梁王宗弼女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宗雋女

師姑兒，皆海陵從姊妹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

爲海陵再從姊妹；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

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古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

內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

也。汝之美，主上能舍汝乎？主上於汝爲再從姊妹，出閣之日，服制無

矣，相遇猶路人然。汝曷不入侍於上，以博恩寵？」莎里古真笑而從

之，入見海陵。海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真一笑。次日，以其夫撒

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當令宿於妃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語。每召古真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

下；立久不至，則坐於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爲天子，

嬪御滿前，何勞苦如此？」海陵笑道：「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乃

可貴也。」莎里古真一至則捧惜擁持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真之不悅己。

然古真在外頗恣淫佚，恃寵笞決其夫，其父亦不能制；見官之尊貴，人之有才者，以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爲恥。海

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

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莎

里古真恬不爲意，嘻嘻的道：「我只笑你無能用的很！」海陵不怒，遣之

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

其妹餘都，牌印鬢古刺妻也。

海陵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

而肌膚潔白可愛，勝莎里古真多矣。』

餘都恚曰：『古真既有貌，陛下何

不易其肌膚作一全人？』

海陵道：『我又不是閻羅天子，安能取彼易此？』

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承幸御矣。』

海陵慰之曰：『前日戲之

耳，汝毋以我言爲實而生怨恚也。』

進封壽陽縣主，出入貴妃位。又使

內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

什古者，將軍瓦刺哈迷妻也。

瓦刺哈迷豐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

扛鼎，氣可吞牛，一夕常淫二三姬，不則滿身抽徹難熬，必撻掇重物以洩其

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輒嬌顫踰時，瞑目欲死。

後因瓦刺哈迷從征陣

亡，什古不耐寡居，遂與門下少年相通，恨不暢意。

少年乃覓淫藥傳之，

通宵不倦。

什古笑道：『今日差強人意。』

後有知之者，遂嘲少年爲

『差強人』以笑。

海陵聞什古之善戰也，遂使內外傳語什古道：『你風流跌宕，冠絕一時，然沈溺下僚，求這風流元陣，豈不虛負此生？主上陽尊九五，傑出大僚，你何不獨當一隊，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主上雖托掠不能敵瓦刺哈迷之半，況且後宮奔列，何必召妾？』內哥道：『主上屬意你久矣，爾若不往，恐上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

海陵乘其未至，先於小殿煖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禮畢，海陵攜其手坐於膝上，調琴撥阮以說其心，進封昭寧宮主。迺檢洞房春意一冊

戲道：『朕今宵與汝將此二十四勢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既欲挑戰，妾敢不爲應兵？』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什古抱持道：

『陛下可謂善戰矣，第恨具少弱耳。』海陵慙然道：『瓦刺哈迷之具何如？』什古道：『大異於是。』海陵不說道：『汝齒長矣，汝色衰矣，

朕不棄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

什古媿恨而罷，立日出宮，潛以其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果有傳授，非空傳也。」少年不謹，以其語洩之於人。人笑謂少年道：「帝今亦作『差強人』矣！」

奈刺忽者，蒲只哈刺赤女也，修美潔白，見者無不嘖嘖。及笄，嫁於節度使張定安爲妻。定安爲海陵表兄，海陵未冠時，常過定安家嬉戲，即

與奈刺忽同席接談，謔笑竟日，遂與之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

宋，海陵與奈刺忽通宵行樂，遂如夫婦，房中侍婢無得免者。不料熙宗詔海陵赴梁王軍前聽用，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不復再見，直至卽位，方纔又召奈刺忽出入柔妃位。

女使關懶，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縣君，召之入宮。惡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湯，躬自灌之，只揉拉其腹。關懶欲全性命，乃乞哀

道：『苟得乳媪，當不舉以待陛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衍不可用矣。』竟揉墮其胎。越數日幸之，關懶惡露不淨，海陵之陽濡染不潔，顧視而笑，作口號道：

禿禿光光一個瓜，忽然紅水浸根芽；

今朝染作紅瓜出，不怕瓜田不種他。

關懶笑而答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却菩提露，免得頻敲月下門。

海陵笑道：『爾可謂善於應對矣。』

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幼養於遼王宗幹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誅，叉察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於海陵，由是得免。海陵遂白太后，欲納之。太后道：『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

養之，至於成人。帝雖舅，猶父也，豈可爲此非禮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止。

又察跌宕喜淫，不安其室，遂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芳年淑艾，白皙過人，更善交接。又察絕愛之。太后竊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逆海之子乙補刺。乙補刺不勝其欲，又察日與之反目。海陵亦知其故，數使人諷乙補刺出之，因而納之。太后初不知也。

又察想念守誠，愁眉不展，每侍海陵，強爲笑樂，轉背卽詛冒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如完顏守誠耶？」遂搃殺守誠，欲并殺又察。又得太后求哀，乃釋放出宮。

無何，又察家奴告又察痛守誠之死，日夜咒詛，語涉不道。海陵乃自臨問責又察道：「汝以守誠死冒我耶？」守誠不可得見矣，朕欲令汝往見之。」遂殺又察而分其屍。

大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乃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頗正，因入見元妃，留宿於宮中。迨晚，海陵強之同坐飲宴，蒲速碗正色固拒，退食於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繫牢結，坐而不臥，以防海陵之辱己。果然譙樓鼓急，畫角聲催，銀缸半滅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強抱求歡。蒲速碗再四不從。海陵凌逼不已。相持相拒，將及更餘，海陵乃以力制之，怒發如雷，聲如乳虎，喝教侍婢共挾持之，盡斷其中外衣帶。蒲速碗氣索力疲，支撐不住，叫不得撞天的冤屈，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恁憑着海陵百謔千嘲，千抽萬送，就像喉嚨氣斷，死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幾多時節，見蒲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到也覺得沒意思，興盡而去。

元妃問蒲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興在那裏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蒲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

嫁的女子，所以帝堯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著個老

公，豈不惹人笑殺？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其間，連

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隨鄉入鄉。」那里顧得人笑恥？」

蒲速碗道：「姐姐，你說得好話兒！這話兒只當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

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人凌辱，你心裏過去得否？」元妃慘沮，不

出一聲。

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蒲速碗辭朝歸去，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

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他也只以疾辭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復見娘娘。」

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

張仲軻者，幼名牛兒，乃市井一個小人，慣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談諧

語爲業。其舌尖而且長，伸出可以飮著鼻子。海陵常引之左右，以資戲

笑。及卽位，乃以爲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機謔浪，略無一些避忌。

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撤其帷帳，使仲軻說淫穢語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襯墊妃腰，或令之調搽淫藥，撫摩陽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左右，海陵裸列于中間，使仲軻以絨繩縛己陽物，牽扯而走，遇仲軻駐足之妃，卽率意鬪弄。仲軻從後推送出入，不敢稍緩。故凡妃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觀之者。

有一室女，齠年穉齒，貌美而捷于應對。海陵喜之，每每與他姬侍淫媾時，輒指是女對仲軻說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舍弘，朕姑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萬歲。

一日，海陵晝醉，隱几而臥。仲軻暫息于簷下。此女恐海陵之寒，提袍覆其肩。海陵驚醒，醉眼朦朧，見是此女，卽摟持於懷，遂乘興幸

之，竟忘其質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涕泗交下。海陵忙拔出

其陽，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其血。仲軻但稱

『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三強仲軻舐之，女羞縮自起而止。

海陵對仲軻道：『汝亦鬚眉男子，非無陽者，朝朝暮暮，朕與妃嬪黷

戲，汝之陽亦崛彊否？汝可脫去下衣，俾朕觀之。』仲軻道：『殿陛尊

嚴，宮闈謹肅，臣何等人，敢裸露五形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

之陽物，罪不在汝，朕不汝責。』仲軻叩首求免。海陵勅內監盡褫其

衣。仲軻俯身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胯前。海陵又勅內監以繩綁縛仲

軻，仰臥于榻上，其陽直豎而起，亦大而長，僅有海陵三分之二。諸妃嬪

見者皆掩面而笑。海陵道：『汝等莫笑，此亦人道耳。設使室女當之，

未必不作痛苦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痿縮不舉，始釋其縛。

又嘗召侍臣聚于一殿，各露其穢以相比並，大者列爲第一班，賞以摧殘

不用宮女一人，給與陽侯牙牌一面；中者列爲第二班，賞以楮鈔百錠，給與陽伯牙牌一面；不及二等者爲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事，大酺宴

賞，依次叙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賜飲，卽不論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爲笑樂。雖徒單貞亦不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

一，父叔事海陵者居其二，奴視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爲謠歌云：

朝廷做事忒興陽，自做銓司開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惟須腰下硬幫幫。

那謠歌直傳道海陵耳朵裏，海陵也只當不得知，一味頭只是作樂淫謔。

不要說起那宮中嬪御，就是官庶婦人，曾蒙幸者，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內；雖有丈夫的，皆分番出入，聽其淫亂。海陵還不足意，欲把這些婦人隨意幸

之；限於更番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上京去了，恰把這些婦人都留在宮中。每當行幸，卽令撤去圍帳，教坊司近前奏樂，幸已方止。再幸再奏。一

幸必及數婦，徒以盡己之興，而諸婦皆不暢所欲，人人嗟怨。嘗幸室女，必乘輿狼觸，不顧女之創痛。有不遂其情者，令妃嬪牽制其手足，使不得動。嘗與妃嬪同坐，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又誠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剜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百萬。男女倉猝互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

有梁琬者，本大皇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琬性便佞，善

迎合人意。海陵特見寵信，言無不從。琬嘗搆求海上仙方，遠覓安陽意

物，修合媚藥，以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效驗，益肆淫樂。中外嬪御

婦女殆將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意。琬乃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

海陵道：『汝試言其容止。』琬道：『鬢髮膩理，姿質纖穠，體欺皓雪之

容光，臉奪英華之濯艷。顧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盼睩，舉止絕倫。智算過人，歌舞出衆。」

海陵聞言大喜，自此決南征之意。將行，命縣君高師姑預貯紫綃帳，

畫石床，鷓鴣枕，去塵褥，神絲綉被，瑟瑟幕，紋布巾。帳輕疎而薄，視之如無所礙，雖屬隆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乃鮫綃之類。床文如錦繡，石體甚輕，邳支國所獻。枕以七寶合爲鷓鴣。褥色殷鮮，光軟無比，云是却塵獸毛所爲，出自句驪國。

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琪花異葉，上綴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其幕色如瑟瑟，濶三丈，長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如綿，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乃得自鬼谷國者。俟得劉貴妃時用之。更帶九玉釵，蠲忿犀，如意玉，龍

綃衣，龍髯紫拂。釵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白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犀圓如彈丸，帶之令人蠲忿怒。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是通明之象。衣重無一二兩，卷之不盈一握。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或風雨晦暝，臨流沾灑，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於堂中，則日無蠅蟲，夜無蚊蚋；拂之爲聲，則鷄犬無不驚逸；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云得于洞庭湖中者。俟得劉貴妃，則以賜之。

海陵件件色色都打點端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世矣。』海陵好不痛惜，忙傳下號令說：『滅却宋時，把他死屍也抬來瞧一瞧，完了心中壹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鴛鴦帶，死後空勞李少君。

世宗時爲濟南尹。夫人烏林答氏，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轉動照人。涇陵聞其美，思有以通之，而烏林答氏端方嚴愨，無隙可乘。

一日，傳旨召之，世宗忿忿抗旨，不使之去。烏林答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醮不再，妾之志也。寧肯爲上所辱？第妾不應召則無君，王不承旨則不臣。上坐是殺王，王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勉，一不以累王也。』

世宗涕泣，不忍分離。烏林答氏毅然就道，一路上淒其沮鬱，無以爲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題詩一首于衣裾上，遂自殺。詩云：

臣能翻如燕，君心狠似狼。

兇狂圖快樂，淫逆滅綱常。

我死身無辱，夫存姓亦香。

敢勞傳旨客，持血報君王。

烏林答氏既死，使者以訃聞。

海陵僞爲哀傷，命歸其櫬於世宗。

世

宗發櫬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撫屍痛悼，以禮葬焉。

後世宗在位二

十九年，不復立后者，以烏林答氏之死節也。此是後話。

却說海陵大舉南侵，造戰船於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林，煮死人膏以爲油，責財用如泥沙，視人命如草菅。既發兵南下，羣臣因萬民之嗟怨，立

曹國公烏祿爲帝，卽位遼陽，改名雍，改元大定，遙降海陵爲王。海陵聞

之，歎道：『我本欲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天乎？』

因出素所書『一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謀帥師北還。

至瓜州，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等謀弑之。

箭入帳中，海陵以爲大兵

追至，及視箭，曰：『此我兵也。』欲取弓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妃嬪等數十人皆遇害。後世宗數海陵過惡，不當有王封土，不當在諸王瑩域，乃廢爲海陵王，復降爲庶人，改葬于西南四十里。後人有詞嘆云：

世上誰人不愛色？惟有海陵無止禮。

未曾立馬向吳山，大定改元空嘆息。

空嘆息，空嘆息，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萬古傳名爲逆賊。



金慶海陵王范注
 卷之五
 金慶海陵王范注
 卷之五
 金慶海陵王范注
 卷之五

此京本通俗小說中之二十一卷，所叙乃金主亮荒淫之事，一一與金史后妃列傳海陵妃嬖諸傳相合。當時修史諸臣，或據此等紀載採入，非甚之之辭也。書中譯名，多同舊本金史，與今武英殿本重譯者小異。然殿本固註明原譯，可覆按也。

京本小說爲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其前碾玉觀音馮玉梅鬪圓拗相公西南一窟鬼等七種，已經蕪風老人影寫刊行。餘此一卷，以穢褻棄之。

吾謂金亮起自戎索，荼毒中原，恃其武威，淫暴無復人理，所謂罪浮于桀紂，虐過于政廣。史臣謂其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者以海陵爲首，洵不誣也。

是書傳自金史，譯於宋人，非獨恨其爲國仇，亦有族類之感，故一則曰『虜中書』，再則曰『騷撻子』。描寫金亮禽獸之行，頗覺酣暢淋漓。其稍異者，此書謂蕭拱與柔妃有染，亮故殺之。史則謂妃入宮非處子，亮

疑蕭拱，竟致之死。意史臣爲蕭拱諱與？

時在丁巳閏二月春分，卮園記。



中國風俗語言，皆隨時隨地而變更。三代以上有方言，有文言。其後蠻夷通道，侵入蠻語；五胡亂華，雜以胡言。迨用之日久，不獨語言襲之，即行文亦襲之。周秦諸子，史漢以後至于南北各史，亦皆襲之。唐以來，古文義法行，而此等方言俚語遂不見于文人紀載之書；而或時見唐宋人小說中，然不能詳也。詳者惟傳奇雜劇及金元人北曲。按其辭多無意義，且不知其來歷也。

今此書中所引諺語如『雞踏雄，狗交戀』；『羊肉不得吃，空惹一身臊』；『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吃』；『嘻嘻哈哈，不要惹他』；『檢兒狠狠，一問就肯』；『黃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等類，今皆有之。

又如譏翁奸婦曰『爬灰』；屈指時光曰『約摸』，亦作『約莫』；稱人貌美曰『標致』；聽人戲弄曰『聽人做作』；男女交合曰『幹事』；拔擢人曰『抬舉』；人有邪行曰『不正氣』；設計誘人曰『圈套』；允諾此事曰

『招架』；作事細致曰『水磨工夫』；求免曰『告饒』；此件事曰『這樁事』；舍此處往他處曰『跳槽』；罵人曰『狗才』；奴僕曰『小底』；獲利曰『撰錢』；器物曰『家伙』；婦人稱男子曰『活寶』；亦相沿至今而未改變。其他『竹夫人』、『湯婆子』等物名，今皆相同。

假使當時此等小說流傳尚多，正不知有多少雋語也。

丁巳夏五再記。

附錄

海陵諸嬖傳（金史卷六十三）

海陵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卽位，封岐國妃徒單氏爲惠妃，後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卽位之初，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侈心旣萌，淫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盤子阿虎迭。

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

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

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

昭妃。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

昭妃初嫁阿虎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

頗有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海陵將殺

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

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厮兒』。有勝哥者，阿里虎

與之同臥起如夫婦。廚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里虎勿笞

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意度是三娘，曰：『若

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

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卽不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陵使人縊殺之，併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舊嘗有

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

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

『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

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

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

烏答補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卽召烏答補爲符寶祇候。

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溫葛魯縊殺烏帶。天德四

年七月也。

海陵聞烏帶死，詐爲哀傷，已葬烏帶，卽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

年封爲貴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

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

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去。

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啗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爲貴妃，乞兒以

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旣怨海陵疎己，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

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

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

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

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

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之！』聞者惶恐，

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聞者果不

敢復索。

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

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莘國夫人。

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

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姦，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

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逐去。及遷中都，復召爲小

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秘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姦：文

杖一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

再杖之卽死矣。』丞相李暭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

海陵以葛溫葛魯爲護衛。葛溫累官長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

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宮中，乃使

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

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

行！』

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

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

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

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

是時海

陵遷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

海陵召文至使殿，使石哥穢談，

戲文以爲笑。

定哥死，遣石哥出宮；未數日，復召入，封爲修容，貞元三

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於汴。

過燕京，

拱父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歎曰：『上必以疑殺拱矣！』

及入宮，果非處女。

明日，遣出宮。

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

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爲充媛。

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

郡君蕭氏爲鞏國夫人。

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

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懶妻文。

既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人宮，亂之。其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

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修儀高氏，

秉德弟乂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刺妻，宗固子

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乂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

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朕有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

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

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

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

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

未幾，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

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卽

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尙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鶴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往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郟國夫人重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

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淑妃位。

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

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決其夫。海陵

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當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

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

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臥內徧設地衣，僕逐以爲戲。

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

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

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

聞知，便爾慚慙。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

後亦屢召入焉。

餘都，牌印鬆古刺妻也。

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

愛。』

蒲刺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

重節進封蓬萊縣主。

重節即昭妃蒲察氏所生。

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

氏，終殺之者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

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

京，婦人皆不聽出外。

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

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

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

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為笑。凡坐中有嬪

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子，

於妃嬪位舉首者，剗其目。

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

所司執刀

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

女使關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關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

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叉察。

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

之。因而納之。叉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事覺，海陵

殺守誠。太后爲叉察求哀，乃釋之。叉察家奴告叉察語涉不道，海陵

自臨問責叉察曰：『汝以守誠死冒我耶？』遂殺之。

同判大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

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答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

宋人話本八種

(洋裝一册九角五分
平裝一册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句讀者汪乃剛

印發者兼刷行
亞東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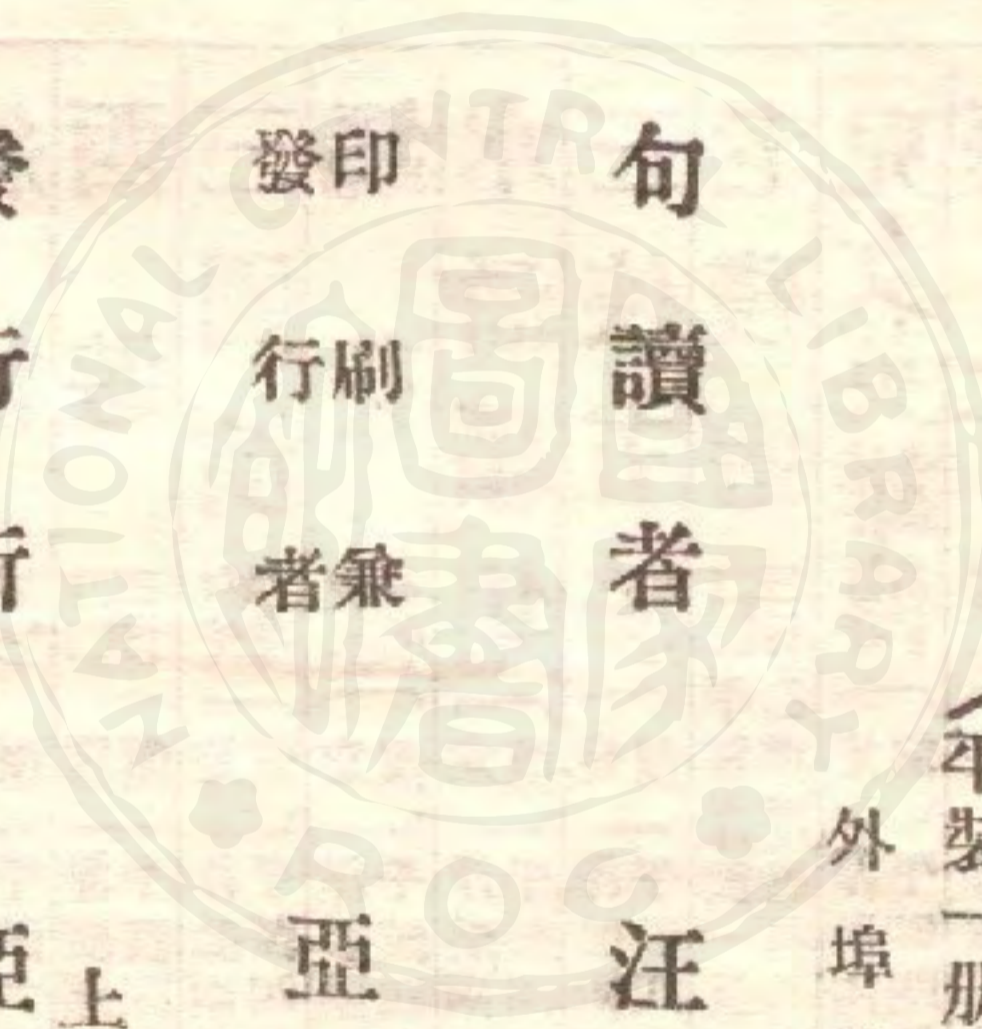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不許照樣翻印

諸子集



館書圖東亞海上

的過理整並段分號符點標式新加

說小舊

海 上 花	兒 女 英 雄 傳	老 殘 遊 記	三 俠 五 義	水 滸 續 集	鏡 花 緣	三 國 演 義	西 遊 記	紅 樓 夢	儒 林 外 史	水 滸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洋裝四册一元五角	洋裝四册一元六角	甲種洋裝一元一角 乙種洋裝八角	洋裝四册一元七角	洋裝四册一元七角	洋裝四册一元六角	洋裝四册一元八角	洋裝四册一元五角	洋裝六册三元三角	洋裝一册一元六角 洋裝兩册一元三角	洋裝四册一元八角

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序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劉半農先生的序

國家圖書館



001583932

